

话柄

白羽作

知书题

彈鏡長歌氣倍豪
淋漓大筆寫荆高
鑪邊沉醉無名姓
萬古雲霄一羽毛

白羽作毛自傳題句
乙卯初冬山谷角花里題

白羽自傳

話柄



凌叔政

敬贈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十日出版

白羽
自傳
話柄目錄

封面：周作人題簽

王伯龍題句

劉廷棟繪白羽象

扉頁：顧桐作白羽速寫

序文：白羽自序

吳雲心序

圖照：白羽著書圖四幅

白羽三時代三幅

白羽七口之家

白羽三兒女三幅

魯迅遺墨

周作人手札

張恨水小說原稿

張恨水書札

劉雲若書札

我的生平

生而爲紈袴子

踏上窮途

筆尖下討生活

轉變人生

一至十五

一

五

八

十一

四

四

四

三

三

二

二

一

一

三

二

一

我的故事

十六至四十

割骨療親的孝子

狼吞虎嚥的壯士

惠及禽獸的仁人

琴棋書畫的雅人

出口成章的詩豪

博學多聞的才子

怒打不平的俠客

扮演武劇的優伶

飽吞綠水的酒者

攀花折桂的小賊

填園結義的好漢

會試第一的神童

我的新聞

七十至一百

四元稿費

一件簽呈

三篇文章

兩位恩公

我的游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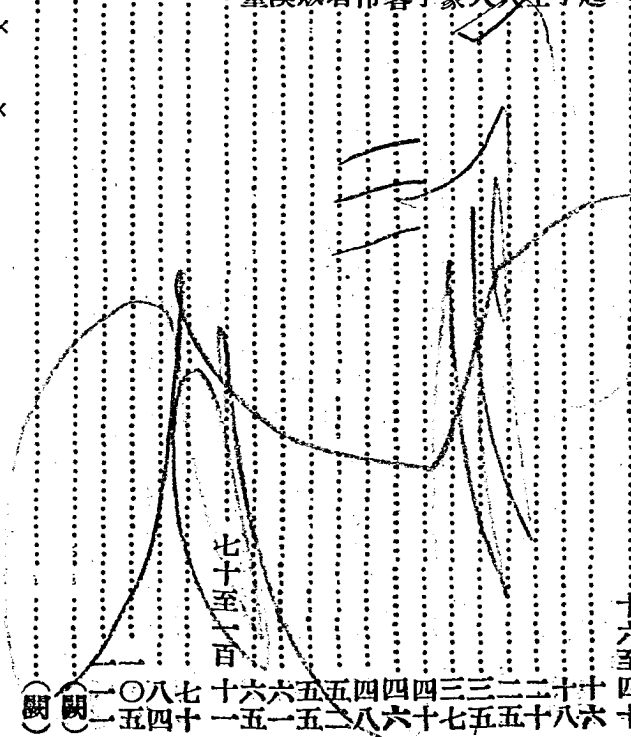
一〇八七十五

青燈瑣憶

一〇八七十五

白羽及其書 (葉冷作)

一百十八至一百二十六



自序

凡是人總要吃飯，而我也是一個人。

我，生於庚子之前一年，即民國紀元前十三年九月九日（己亥八月初五日），活到今天，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五日，假定一有呼吸；就開始吃飯，我大概吃了三十八年另四個月的飯了。生地是在馬廠，原籍是魯東，我的脚却從未踏過魯境一步。久寓平津，也到過黑龍江，熱河，通州，霸縣等處。我的先父是陸軍中校，復辟之役的轉年，歿於北平；我却做了受之有愧，避之無從的無聊文人。

一個人所已經做或正在做的事，未必就是他願意做的事，這就是環境。環境與飯碗聯合起來，逼迫我寫了些無聊文字。而這些無聊文字竟能出版，竟有了銷場，這是今日華北文壇的耻辱；我……可不負責。

現在環境又教我寫自傳了，今日之我哀樂中年，飽經世故，回想從前的種種，令人汗下，我可有甚麼說頭呢？然而總得說說。

那麼，我可要胡說了。說的話是真的？是假的？還是那句話——我可不負責。

x
x
x
x
話柄之寫作，起初是書局出的主意，限定話不要多，只要一兩萬字，印三十二頁，後來增為六十四頁，後來我硬寫了百餘頁，越弄越長，臨付印時把已備好的「我的游踪」，「青燈瑣憶」也擠下去了。這篇序還是去年今日寫的，本要廢了不用，但一看月日，恰是一週年，想不到過得這樣快，又復虛度一歲了。今年比去年，依然故吾，只是又掉了一隻牙，心還是這麼跳。

二十八年十二月五日白羽記

吳 序

事變之後不久，一天傍晚，K兄來了。我正在吃飯，他一來正趕上，也就把寒暄話取起來，坐下一同吃飯。吃着飯說到生活，他說：沒有辦法了，不做事不行，做事也不行，打算賣文教學，問我肯不肯做。我因為還有事作，精神顧不過來，只說日後再講好了。飯後他匆遽的走了，樣子像很窘，氣色也難看。

過了許多天，我在報上看見十二金錢鏢小說，却不知是他作的。後來有朋友告訴我，我才曉得他用白羽這個筆名。十二金錢鏢首卷出版了，他送給我一冊，我看了覺得驚訝；沒想到像他那樣身子骨，居然懂得舞槍弄劍起來，而且說得盡情入理，與一般神出鬼沒的武俠小說不同。可見文人只要筆下來得，也可以搖身一變成爲俠客，正不必認真會一趙太極拳的。

我和他認識已然有十多年了。記得初次遇見他，是在S報；但在見面以前，我對於他的文章便很喜歡看，一見之下，便有如故之感。後來我和他同在一位經理手下做書記，僅僅拿到二十多元的薪水，兩個人的生活都够窘的。我那時還在晚間教一家館，有時須要早走一會，而我們的經理便不高興，只好請白羽兄獨在那裏替我受訓。我們兩個在整理一點甚麼，他比我仔細的多，我不特健忘，而且不甚識數；因爲此被那經理指着鼻子申斥，而白羽也遭波及。日久天長，我們倆一見那經理，便有耗子見貓之勢，越是兢兢，越容易把事弄糟；同時那經理也說得煩了，成了每日的常課，我們做對了也會被認爲錯悞。這樣勉強對付了半年多，才改做別的事，他兼了編輯，我調爲採訪。



不久我們離開了，但還時時見面。有一時期他做了機關小職員；偶爾爲友所約，寫幾篇雜文，筆下不免生硬。大概他生活稍裕，也就無心寫作了。幾年後他又到鄉下教書；因不在天津，我們的關係隔了。直到事變後，在那天晚飯桌上，才又見面。沒想到才兩年光景，他的經濟小說不脛而走，而白羽的大名在轟動起來。假若他那時生活安定，也許想賣文教學，也許擱下筆，再不會有這些作品出現的。生活逼得他拿起筆來，生活逼得他寫開了武俠小說；結果詩窮而後工，一直逼得他有了現在的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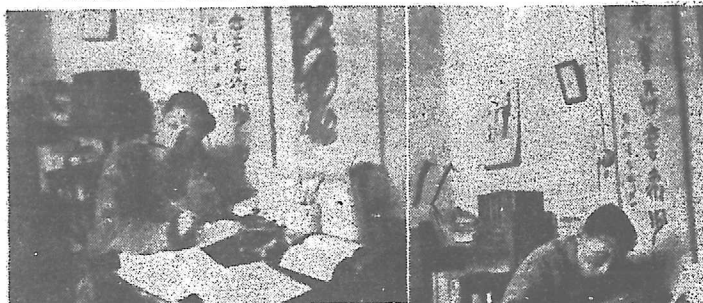
我站在老友的地位上，對於他現在的成就並不滿意。他爲了生活而寫武俠，而我認爲這於他並不合。他的文章常常有一些幽默的氣氛，並且蘊蓄著熱，這在武俠小說裏不好施展的。他對於現實生活看得很真切，寫浪漫氣息的故事未免捨其所長。如今「話柄」出版了，這冊書表現着他的作風本來面目。我們從這冊書，應該認識他不是一個武俠小說的作家！

近幾年來我和他做官時的生活情形相彷彿，拿起筆來，不願欲寫；即使勉強寫一點東西，也是一句東，一句西的不知所云。也許常害病，腦子壞了。這次白羽來函，囑我給「話柄」寫幾句話。我想不出說甚麼來，祇是想起我們困在經理室對坐的情景，覺得哭笑不得。一部「話柄」恐怕盡是些哭笑不得的故事吧！

聽說白羽近來生活很好，是值得快慰的。但又聽說他現在永是害病，永是吃藥；吃藥補血，把血再順着筆尖流到紙上。這又是可哭的事了。他若不害病，生活便不會好；總之，他必須有病才能有飯吃，這又是哭笑不得的事了！

二十八年十一月，吳雲心。

時寤思一煙捲枝半 (二)



(一) 三寸毛錐——寫稿時



羽白
圖書著

(三) 一疊鈔票——獲酬時

時齋錢一單賬張數 (四)

代時三羽白



遭喪後——八年冬月在北京

新婚後——五年八月在海甸

津天在月三年廿一時吏作

白羽七口之家



白羽三兒女



小女穉羽白美



次子幼羽白仁



長子少羽白智

金瓶世宗

一六八

動聲天兒跌來了，首先一個拿箸就吃。不料
 便動大槌，一尺長，下去水晶糖稀，吃外就見一
 道精氣，是滾熱的，流在手裏，又粘又燙。他
 得將飽子一擲，正扔在楊媽已的房上。他
 家發了，這楊媽發金櫃上，這楊媽粘成了一
 塊。已翻着，便使大眼，那對那摩子，這
 劉摩子，大大的沒趣。只得把目已面前一
 箇袋，運了過去。並西生，均為着這楊媽

三日未見，麵形甚前，日已慶

送信，一乘備人，無云，候待明

理大，撮村之，而笑，上南，亮前

稿一篇，高同，以未，付字，筆，隨

一保，壽，回，即，歎

竹心先生文
 恨水先生

竹心老兄，聞別甚，不止經年，了近日，正在拜讀，六不若十

二全，賊，鏢，松，佩，想，思，這，日，深，通，接，古，至，不，勝，欣，快，所

信，寫，稿，事，晚，有，甚，兄，禮，命，敢，不，敬，水，又，况，潤，例，可，親，且，信，先，付

耶，今，對，好，色，為，弟，一，貫，本，色，近，年，親，老，好，色，之，成，虛，話，只，餘，食，財，事

矣，一，笑，至於，酬，資，弟，殊，未，任，向，口，討，價，兄，是，個，人，多，故，代，為

酌，量，妻，才，雖，未，有，即，慣，抱，尺，寸，絲，可，裁，量，有，詩，為，証，敬，請

道也

弟雲若屏 十日

劉雲若先生書札

張恨水先生書札

恨水小說原稿

我的生平

生而爲執袴

民國紀元前十三年九月九日，即己亥年八月初五日，我生於「馬廠誓師」的馬廠。

祖父諱得平，大約是老秀才，在故鄉東阿作縣吏。祖母周氏，系出名門。祖母生前常誇說：她的祖先曾在朝中做過大官；不信，「俺坟上還有石人石馬哩！」這是真的。甚麼大官呢？據說：「不是吏部天官，就是當朝首相。」在甚麼時候呢？說是「明朝」！

大概我家是中落過的了，我的祖父好像只有不多的幾十畝地。而祖母的娘家却很闊，據說嫁過來時，有一頃啊也不是五十畝的畝田。爲甚麼嫁祖父呢？好像祖母是個獨生女，很嬌生，已逾及笄，擇婿過苛，怕的是公公婆婆，大姑小姑，妯娌是個人多受氣，吃苦。後來東床選婿，相中了我的祖父，家雖中資，但是光棍兒

一柄 話一

我的生平

，無公無婆，無兄無弟，進門就當家。而且還有一樣好處，俗諺說：「大女婿吃饅頭，小女婿吃拳頭；」我的祖父確大過她幾歲。於是這「明朝的大官」家的姑娘，就成爲我的祖母了。

然而不然，我的祖父脾氣很大，比有婆婆還難伺候。聽二伯父說，祖父患背疽時，曾經搥打祖母，又不許動，把夏布衫都打得滲血了。

我們也算是「先前闊」的，不幸，先祖父遺失了庫銀，又遇上黃災，老祖母與久在病中的祖父，拖着三個小孩，（我的兩位伯父與我的父親，彼時父親年只三歲，）爲了不願看親族們的炎涼之眼，賠償庫銀後，逃難到了濟寧或者是德州，受盡了人世間的艱辛。不久老祖父窮愁而死了，我的祖母以三十九歲的孀婦，苦鬥，掙扎，把三子扶養成成人。——這已是六十年前的事了。

我七歲時，祖母還健在；腰板挺得直直的，面上表情很嚴肅，但很愛孫兒——我就跟著祖母睡，曾經一泡尿，把祖母澆了起來；——却有點偏心眼，愛兒子不疼媳婦，愛孫兒不疼孫女。當我大妹誕生時，祖母曾經咳了一聲說：「又添了一個丫頭子

！「這「又」字只是表示不滿，那時候大妹還是唯一的女孩哩。

○ ○ ○ ○ ○

我的父親諱文彩，字協臣，是陸軍中校，袁項城的衛隊。母親李氏，比父親小著十六歲。父親行三，生平志望，在前清時希望戴紅頂子，入民國後希望當團長，而結果都沒有如願；只做了二十年的營官，便歿於復辟之役的轉年，地在北京西安門達子營。

大伯父諱文修，二伯父諱文興。大伯父管我最嚴，常常罰我跪，可是他自己的兒子和孫子都管不了。二伯父又過於溺愛我。有一次我拿斧頭斫那掉下來的春聯，被大伯父看見，先用擲子敲我的頭一下，然後畫一個圈，教我跪著。母親很心疼的在內院叫，我哭聲答應，不敢起來。大伯父大聲說：「斧子劈福字，你這罪孽！」忽然絕處逢生了，二伯父施施然自外來，一把先將我抱起，我哇的大哭了，然後二伯父把大伯父「捲」了一頓。大伯父乾瞪眼，惹不起我的「二大爺」！

大伯父的故事太多，好苛禮，好咬文，有一種癖好；喜歡磕頭，頂香，給人畫

我的生平

一柄 話一

符。

二伯父又不同，好玩鳥，好養馬，好購買成藥，收集「偏方」；「偏方治大病！」我確切記得：有兩回很出了笑話！人家找他要痢疾藥，他把十幾副都給了人家；人問他：做幾次服？二伯父掂了掂輕重，說：「分三回。」幸而大伯父趕來，看了看坊單，才阻住了。不特此也，人家還拿吃不得的東西冤他，說是主治某症，他真個就信。我父親犯痔瘡了，二伯父掏換一個妙方來，是「車轍土，加生石灰，澆高米醋，薰患處立愈。」我父親皺眉說：「我明天試吧！」對衆人說：「二爺不知又上誰的當了，怎麼好！」又有一次，他買來一種紅色藥粉，給我的吃乳的侄兒，治好了某病。後來他自己新生的頭一個小男孩病了，把這藥吃下去，死了！過了些日子，我母親生了一個小弟弟，病了，他又逼著吃，又死了。最後大嫂嫂另一個小孩病了，他又催吃這個藥。——結果沒吃，氣得二伯父罵了好幾次閒話。

母親告訴我：父親做了二十年營長，前十年沒贖下錢，就是這老哥倆大伯和二伯和我的那位海軒大哥（大伯父之子）給消耗淨了的；我們是始終同居，直到我父

之死。

踏上窮途

父親一死，全家走入否運。父親當營長時，月入六百八十元，親戚戚故寄居者，共三十七口。父親以腦溢血逝世，樹倒猢猻散，終於只贖了七口人；我母，我夫妻，我弟，我妹，和我的長女。至到現在，長女夭折，妹妹出嫁，弟婦來歸，先母棄養，我已有了兩兒一女，還是七口人；另外一隻小貓，一個女佣人。

父親是有名忠厚人，能忍辱負重；這許多人靠他一手支持了三三十年。父親也有嗜好，喜歡買彩票，喜歡相面。會記得在北京時，有一位名相士，相我父親就該分發掛牌了，他老人家本來不帶武人氣，赤紅臉，微鬚，矮胖，像一個縣官。但也有一位相士，算我父親該有二妻三子，兩萬金的家私。倒被他料著了，只是祇有二子二女，人說女婿有半子之分，也就很說得過去。至於兩萬金的家財，便是我和我弟的學名排行都有一個「萬」字。

然而雖未必有兩萬金，父親歿後，也還說得上遺產萬貫。——後來曾經劫難，只

我個人的藏書，便賣了五六百元。——不幸我那時正是一個書痴，一點世故不通，總覺金山已倒，來日可怕，胡亂想出路，要再找回這每月數百元來。結果是認清了社會的詐欺！親故不必提了，甚至於三河縣的老媽——郭媽——居然慫恿太太到她家購田務農，家裏的裁縫老陳便給她破壞：「不是莊稼人，千萬別種地！可以做小買賣，譬如開成衣舖。」

我到底到三河縣去了一趟，在路上騎驢，八十里路連擡了四次滾，然後回來。那個拉包車的老劉，便勸我們開洋車廠，打造洋車出賃，每輛每月七塊錢，二十輛呢，豈不是月入一百多塊？

種種的當全上了，萬金家私，不過年餘，倏然的耗費去一多半。

「太太，坐吃山空不是事呀！」

「少爺，這死錢一花就完！」

我也曾買房，也曾經商，我是個不到二十歲的少年，……：

這其間，還有我父親的上司，某統領，據開會乾沒了先父的恤金；諸如段芝貴

，倪嗣冲，張作霖……的賄贈，全被統領「人家說了沒給，我還給你當賬討去麼？」一句話了賬。尤其是張作霖，這位統領會命我隨着他的馬弁，親到順城街去謝過，看過了張氏那個清秀的面孔，而結果一文也沒見。——據說是一共四千多元。

○ ○ ○ ○ ○

我覺得情形不對，我們孤兒寡母商量，決計南遷。安徽有我的海軒大哥當督練官，可將餘費交他，代買田產房舍。這一次離別，我母率我妻及弟妹南下，我與大妹獨留北方；我們無依無靠，母子姑嫂抱頭痛哭！於是我從郵局退職，投考師大，我妹由女中轉學津女師；我們算計著：「五年之後，再圖完聚！」

否運是一齊來！甫到安徽十三天，而××的變兵由豫境竄到皖省，揚言要找倪家尋隙。整整一旅，槍火很足，加上脅從與當地土匪，足夠兩三萬；阜陽彈丸小城一攻而入，連裝都裝不開了！大搶大掠，前後四五天（？）於是我們傾家蕩產，又逃回北方來。在濟南斷了路費，賣了些東西，才轉到天津；由我妹賣了金戒指，把她們送到北京。我的唯一的弟弟，還被變兵架去了七天（？）後來虧了別人說了好

話：「這是街上賣進豆的窮孩子，」才得放寬一步，逃脫回來。當匪人綁架我弟時，我母拚命來奪，被匪打了一槍，幸而是空彈，我母親被蹴到溝裏去了。我弟弟說：「你們別打她，我跟你們走。」那時他是十一二歲的小孩。

於是窮途開始，我再不能入大學了！

我已沒有親戚，我已沒有朋友，我已沒有資財，我已沒有了一切憑藉，我只有
一枝筆！我要借這枝筆，來養活我的家和我自己。

筆尖下討生活

在北京十年苦掙。我遇見了冷笑，白眼，我也遇見了熱情的援手。而熱情的援手，卒無救於我的窮途之擺脫。民十七以前，我歷次的當過了團部司書，家庭教師，小學教員，郵員，稅吏，並會再度從軍作幕，當了旅書記官，仍不能解決人生第一難題，軍隊裏欠薪，我於是「謀事無成，成亦不久；」在很短的時期，自荐信稿訂成了五本。

展轉流離，終於投入了報界；賣文，做校對，寫鋼版，當編輯，編文藝，發新

聞。我的環境却越來越困頓，人也越加糊塗了；多疑善妬，動輒得咎，對人抱著敵意，我頹唐，我忿激，我還得掙扎著混……我太不通世故了，而窮途的刺激，格外加增了我的乖僻。

終於，在民十七的初夏，再耐不住火炕裏的冷酷了，我甘心拋棄了稅局文書幫辦的職位，——因為在十一天中，喧傳了八回換局長，受不了乍得患失的恐懼頻頻襲擊，——我就不顧一切，支了六塊大洋，辭別了寄寓十六年的燕市，隻身來到天津，要想另打開一道生活之門。

○ ○ ○ ○

我在天津。

我用自荐的方法，考入了一家大報。十五元的校對，半月後加了八元。一個月後，兼文藝版，兼市聞版，兼小報要聞主任，兼總校閱；未及兩個月，月入增到七十三元——而意外地由此招來了妬嫉！

兩個月以後，為陰謀所中，被擠出來，我又唱起「失業的悲哀」來了！但，我

又很快的得著職業，給另一大報編瑣聞。

大約敷衍了半年吧，又得罪了「表弟」。當我既隸屬於編輯部，又兼屬於事務部做所謂文書主任時，十幾小時的工作，我只拿到一份月薪，而比其他人的標準額，還少十元。當我要求准許我兩小時的自由，出社兼一個月修二十元的私館時，而事務部長所謂表弟者，突然給我延長了四小時的到班鐘點。於是我除了七八小時的睡眠外，都在上班。「一番抗議」身被停職，而「再度失業」。

我開始恐怖了！在北平時屢聽見人的譏評：「一個人總得有人緣！」而現在，這個可怕的字眼又在我耳畔響了！我沒有「人緣」！沒有人緣，豈不就是沒有「飯緣」！

我自己宣布了自己的死刑；「糟了！」沒有人緣！

我怎麼會沒有人緣呢？原因複雜，忿激，乖僻，筆尖酸刻，世故粗疏，這還不是致命傷；致命傷是「窮書痴」，而從前是闊少爺！

環境變幻真出人意外！我居然賣了一個半月的文，忽然做起外勤記者了。

我，沒口才，沒眼色，沒有交際手腕，朋友們曉得我，我也曉得「語言無味，面目可憎，」八個字的意味，我僅僅能够伏案握管。

「他怎麼幹起外勤來了？」

「我怎麼幹起外勤來了！」

轉變人生

然而環境迫著你幹，不幹，吃甚麼？我就幹起來。豁出討人嫌，惹人厭，要小錢似的，哭喪著臉，訪新聞。遇見機關上人員了，擺着焦灼的神氣，劈頭一句就問：「有沒有消息？」人家很詫異的看看我，只回答兩個字：「沒有。」

那是當然！

我只好抄「公布消息」了。抄來，編好，發出去，沒人用，那也是當然。幾十年的碰釘，漸漸碰出一點技巧來了；也慢慢的會用鈎拒之法，誘發之法，而探索出一點點的「特訊」來了。

漸漸的，學會了「對話」，學會了「對人」，漸漸的由乖僻孤介，而圓滑，而

狡獪，而陰沉，而喜怒不形於色，而老練，……而「今日之我」轉換成另一個人。

我於是乎非復昔日之熱情少年，而想到「世故老人」這四個字。

由於當外勤，結識了不少朋友，我跳入政界。

由政界轉回了報界。

在報界也要兼着機關的差。

當官吏也還寫一些稿。

當我在北京時，雖然不乏熱情的援手，而我依然處處失脚。自從到津，當了外勤記者以後，雖然也有應付失當之時，而步步多踏穩——這是甚麼緣故呢？

噫！青年未改造社會，社會改造了青年。

○ ○ ○ ○

我再說一說我的最近的過去。

我在北京，如果說是「窮愁」，那麼我自從到津，我就算「窮」之外，又加上「忙」；大多時候，至少有兩件以上的兼差。曾有一個時期，我給一家大報當編

輯，同時兼著兩個通訊社的採訪工作。又一個時期，白天做官，晚上寫小說。一個人幹三個人的活，賣命而已。尤其是民二十一至二十三年，我曾經一睜開眼，就起來寫小說，給某晚報；午後到某機關辦稿，編刊物，做宣傳；七點以後，到畫報社，開始剪刀漿糊工作；擠出一點空來，用十分鐘再寫一篇小說，再寫兩篇或一篇短評！假如需要，再擠出一段小品文；畫報工作未完，而又一地方的工作已悞時了；於是十點半忽忽的趕到一家新創辦的小報，給他發要聞；偶而還得作社論。像這麼幹，足有兩三年。當外勤時，又是一種忙法。天天早十一點吃午餐，晚十一點吃晚餐，對頭餓十二小時，而實在是跑得不餓了。揮汗寫稿，忽然想起一件心事，恍然大悟的說：「哦！我還短一頓飯哩！」

這樣七八年，我得了怔忡盜汗的病。

二十四年冬，先母以肺炎棄養；喘哮不堪，夜不成眠，我弟兄夫妻四人接連七八日的晝夜扶持。先母死了，個個人都失了形，我可就喪事未了，便病倒了；九個多月，心跳，肋痛，極度的神經衰弱。又以某種刺激，二十五年冬，我突然咯了一

口血。健康從此沒有了！

易地療養，非錢不辦；恰有一個老朋友接辦鄉村師範，二十六年春，我遂移居鄉下，教中學國文——決計改變生活方式。我友勸告我：「你得要命啊！」

事變起了，這養病的人拖着妻子，鑽防空洞，跳牆，避難。廿六年十一月，於酷寒大水中，坐小火輪，闖過綁匪出沒的猴兒山，逃回天津；手頭還賸大洋七元。

我不得已，重整筆墨，再為馮婦，於是乎賣文。

對於筆墨生活，我從小就愛。十五六歲時，定報，買稿紙，賠郵票，投稿起來。不懂戲而要作戲評，登出來，雖是白登無酬，然而高興。這高興一直維持到經魯迅先生的介紹，在北京晨報譯著短篇小說時為止；一得稿費，漸漸的也就開始了厭倦。

我半生的生活經驗，大致如此。句句都是真的麼？也未必。你問我的生活態度麼？創作態度麼？

我對人生的態度是「厭惡」。

我對創作的態度是「厭倦」。

「四十而無聞焉，『死』亦不足畏也已！」我靜等着我的最後的到來。

(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我的生平

我的故事

我的故事之緣起

我小時的故事很多，其實又何止小時？成年以後的故事，也未必因「世故」多而見減少。

這裡所謂「故事」，不是說陳跡，也不是說古典；這乃是我鄉的一句俗話。譬如一個人苛細瑣碎而罔識大體，痴心默氣而不通世故，迂滯乖僻而不協物情，以及過信書本，過聽人言，以致常被人家揶揄，愚弄，；依我鄉人言，此種人等統統謂之爲「故事多」。「故事多」三個字，常掛在鄉人口中；好像「故事」之下，必須緊跟著「多」。

至於我家，我的大伯父故事就很多，二伯父也不「行乎」。其故就因大伯父好講他那一知半解的大道理，大禮節，害得聽的人頭疼；而二伯父又素好搜集許多稀奇古怪的丹方，自信「偏方治大病」，而胡亂強人服用。以此老哥倆就被人私諺爲

「故事多」。

現在，大伯父二伯父早已作古了；跟著「故事多」的便該數我。

我之故事多，大概是過信書本，過聽人言，痴心默氣的毛病都有些。由於「過信」，而有「過舉」；鬧出笑話來，當時既惹人嘲笑，事後又加增了自己的慚惶，終於長留下了一個個的「話靶」。這樣的「故事多」，在我小時候，不知有過多少次了。就到今日，娶妻生子了，而「故事多」的譏評，在我仍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可憐的我不大通「世故」，「故事」自然就多，我一點也沒有辦法。我生就脾氣，改之不掉啊。

我之改不掉，或者是沒有改性，或者是秉承了二老伯父的家傳和遺訓？誰能曉得！

現在，我將不惜自獻其醜，逐次供出我小時候最貽笑的幾節「故事」來。我將臥薪嘗胆似的，藉此自警惕著。那麼，「我的故事」者，也可以說是懺悔者的自白了！

一柄 話一

我的故事

往下看吧。

(十六年十一月)

割骨療親的孝子

我的脾性是很執拗的，家人就說我「擰」。最愛我的二伯父，每當我擰的時候，便笑說：「T兒，你又犯牛性了！」（T是我的小名，字很不雅，我是不能告訴你們任何人的。）至於我的父親呢，見了我便瞪眼，否則便罵，不然便打。我們哥兒四個，挨打最多的便是居長的我。

七歲至九歲時，我的擰性已然發展得十足了。然而另外我還得有得是痴氣。人家教給我一條道，明明是好道，我也許偏不走；有時候不知怎麼一來，一句話投了我的脾胃了，我又照話行事，非碰壁誓不回頭。當在黑龍江省安達廳時，我或者剛剛八九歲罷，家中請著老師；二伯父又身担傅保之重，並且我也有了看小說的能力了。二十四孝的故事，不但看了圖，讀了說；而且早從二伯父，從外祖以及從別人口中，聽得爛熟了。丁蘭刻木呀，子路負米呀，黃香溫席呀，以及甚麼人埋兒乳母，甚麼人割骨療親，我都當做真事，而不以為是愚孝，是野蠻時代食人惡俗的留遺

我既然擰，當然在我是常常挨打，在我父是常常被我惹得生氣。但是，忽然，我父病了，是小小症候，無非是頭疼腦熱而已。忽然，以前所聽過看過的二十四孝的故事打入我的心坎，並且迸跳起來。其時，我有一把心愛的小刀，我不時把玩着，曾經拿它試砍過懸掛著的布帘，一下子砍破一尺來長的大口子，並且因此挨過一頓好打。現在我就拿來緊握在手中，同時割骨療親的一孝，只在我小小的心中打轉，而且終於按捺不住了。

於是，我忽地把棉袴拉起，大腿肚很飽滿的露出來。趁沒人時，我悄悄地拿小刀往腿上一按，心中一陣狂跳，只一試，腿上剛剛畫出一道白印；怔了怔，又狠狠一按，輕輕一刺，皮肉一涼，打了一個冷戰。看時，小小一道口子，微微沁出血來了，好疼痛！禁不住啜啾了一聲。二伯父叫道：「丁兒，幹麼啦？」

孝子的孝行被發見了。見了大人，一陣心酸，彷彿含冤似的，我不由啼噓起來；到底有勇氣，或者也許孝心感動天和地了罷。所以我終於忍著，沒有哭出聲來。

我的故事

二伯父把我抱在懷裏，母親微笑着。

從床上欠起身來的父親，就哼了一聲：

「你少惹我生氣罷，大孝子！」。

（十六年十一月）

狼吞虎嚥的壯士

我會看小說了，可喜可賀！

小說不叫小說，那時叫閑書。我會看閑書了，大約是在七歲至九歲時。方其時，我家正住在奉天省昌圖縣，而家中請着一位姓李的李老夫子，教給我念書，寫字，畫小人，下棋，看閑書。

向日哄着我玩的小福子，原是我父親部下的一個老兵的兒子，和他母親跟我們同院住。他本來略識書字，年約十四五，也是他的父母的寵兒，這時就做了我的伴讀。另外還有一個，是童僕小憨頭，一個無父之兒，長我七八歲，不甚識字，常被

我罵爲「賊種」的。（這裏面自然有點緣故。）

父親不在家，老師太和氣，書房中由着我們幾個反；畫小人，看閑書的功課，

往往奪了念書習字的鐘點。

舊時的塾師對待學生，都不准看所謂閑書，說怕散了心。而這位李老師獨不，他素來有些「痰氣」，他性格兒又軟，而他又是混飯吃的，據做飯的大師傅張發財說；因此學生們看閑書，他是不肯管的，而且有時候他反倒獎勵。他何以要獎勵呢？因為這樣子，書房中反倒消停些。

然而獎勵看閑書，又不止和氣的李老師，還有我的母親。

每天下學了，吃飯了，掌燈了，喝茶了，「小福子過來，說段書聽。」於是母親坐在床上聽；小福子的娘弄茶弄水，坐在他的兒子對面，滿臉含笑地聽；而我呢，更是得意，喜孜孜地走著跳著聽，無休無止地聽。小福子說得舌焦唇敝，打呵欠，揉眼睛，發蒜，他娘心疼。他娘便說：「小福子困了，太太，叫小福子睡去罷。」於是小福子放了赦，娘倆預備着走，而我還是不依不饒；而小福子不理我，他去睡他的。

我怒了，勃然怒了。我之怒很有理由，小福子最怕得是說閑書；然而他可是裝

困回家之後，並不就睡。他往往跟同院一個學生，或小愁頭，或別的幾個年齒相仿的，湊在一處，津津有味地你一句，我一句，大談黃天霸、姜太公，一談半天，毫無倦意。但教他照本說時，他又道累了，困了，舌頭乾了；跟人家談，一樣地費唇舌，怎麼不困不累？這豈非欺人太甚麼？我扳着頸頸，嚴詞詰責他。他却道：「隨口談不吃力，照本說累人。」這話於今想來，委實有理，在當時我可那理會呢！當時是我斷定他，分明曉得我不會自己看，所以故意的拿捏我，警閱我，於是我勃然怒了。

我怒了，大哭大鬧；之後，也就奮然地立定志氣，我將不受你這壞蛋的拿捏了，我將自己看。然而，其始，我之看閑書，不過看「綉像」，看小人；現在，爲和小福子賭氣計，我將決計要自己去看看正文了。

自己看不懂，我太小了；我剛念了不到一年書，而且又不曾正經念，我當然看不懂了。但是，我有法子了，我看熟書，我看小愁頭常唱過的「狗兒邦邦咬喂，奴的心好焦唉」的唱本，和小福子說過的「瓦崗寨」鼓兒詞。

這樣子，自己「順文」往下朦朧着看，於是「忽聽大門外呀，有人叫一聲唉」之類，不久瑯瑯上口了。並且秦叔寶，程咬金們，也再度和我相見了。好在書房中有現成的問字師；照此也就是過了十天半月光景，居然我自己連別的書也會朦朧了，連評詞也敢看了。終於大八義，小八義，說唐，說岳，施公案，彭公案，以至於比較看着吃力的水滸，西遊，封神，三國等書，待到隨父宦遊，移居安遠時，早就一得飽眼福了。

當那時，我真真快意極了，於是我說：

「媽巴子的，不用驚人，我也會看了。」

「少爺罵人？」

「罵的就是你！」

○ ○ ○ ○ ○

當我初看水滸時，我是何等快樂呢！梁山泊上，替天行道，一百單八將，個個呵活，個個在我眼前幌；甚至睡夢中，也和他們相見。但是小孩子的讀法，是和金

聖歎不同的，宋江之陰柔奸詐，林冲之悲憤，石秀之刻毒，以及什麼，「亂自上生」的話頭，我看了都不屑理會；我最傾倒的，乃是武松，魯達，李逵，這幾個人。他們的武藝不用說了，他們的魯莽，實在愛殺人。他們能吃能喝，大酒大肉，狼吞虎嚥，更教人看著眼熱，說來口饒。

有那麼一天，吃完了午飯，正抱着書本，躺在床上，眈眈的欣賞時，可就恰恰遇到黑旋風大吃牛肉，大喝燒酒那一節上了。他一頓就是牛肉幾盤，燒酒幾斤，而且又吃得這麼香甜，不由招得我心中艷羨，口中流涎。於是我，武松打虎似的，從床頭驀地一躍而起，立刻打定主意，要做英雄。

但是倉卒之間，也沒有牛肉，也沒有燒酒。於是我一陣風跑到廚房，打開櫃廚，櫃廚裏也是沒有牛肉燒酒。奈何？兩個大饅頭，一盤子炒肉，「姑以代之」，端了過來。酒呢？又跑到書房，把先生的一瓶五加皮偷來。

饅頭，酒，肉，一一擺在面前；而水滸傳，始終沒有拋開，手中還捏着一卷。都收拾好了，於是吃起來。

我也想大口喝酒，我也想大口吃肉，我也想狠吞虎嚥，……然而我太不濟了，太不英雄了。酒，我口對瓶口；只灌了一下子，便辣得吐舌流淚。饅頭也只吃了多半個，肉也就吃了幾口，便都格格不入了，我太飯桶了！……不，連飯桶的資格也够不上。總之，我實在充不起英雄！

幾分鐘過去，「酒泛上來；」一方面，身子悠悠忽忽。沒看封神，竟架起雲來；另一方面，沒擺羣英會，竟裝了周郎，大吐特吐起來，把剛才吃的午飯都給倒出來了。最愛我的二伯父吓了一跳。

「T兒，怎麼了？」

我不敢說偷了先生的酒，我只說：

「有點不舒泰。」

是的，有點不舒泰，尤其是肚裏。

「黑旋風，你害苦了我了！」

（十六年十一月）

惠及禽獸的仁人

我的故事

惠及禽獸和澤及枯骨，都是古聖先王，堯舜禹湯之流幹的大德行事；史官振筆揄揚，難得的很。但是說出來像很自負，此等區區，究竟算不得大不了的事。故事多的我，從小早就幹過幾樁了；或者「從小看大」，我真是天縱聖哲的人，亦未可知。然而現在，倒零不惜再二的我，竟落到這步田地，王不成王，聖不成聖，提起來好不慚惶。有人說：「是耽讀石頭記，悞了聖王的前程。」此話不爲無理。又道是這大約就是所謂：「質美未學，」所以「小時了了，大未必佳。」那麼後天的環境，居然斷送了一個伏地聖人。於此可見「寒門式微，」着實可嘆，而且中國時局這麼亂，想來也就無怪其然的了。

因此無人時，自己往往憐惜自己；雖是一事無成，半生潦倒；轉想到天之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孟子云：「如此如彼」；我這倒霉，也許事非偶然。有朝一日，若我爲王，自有那直筆史官們，把我來頌揚。我若成聖，也當有護法門徒們，替我鼓吹；或者不惜重資，逕編一本「白羽先生言行錄」藏之名山，傳諸其人，豈不甚好？無奈時到於今，我還是個文丐，這宗盛舉，兀自無人代辦。固是來日方長，事尙

可緩；但恐一旦溘先朝露，少時之風流餘韻，難免傳聞失實。倒莫如趁早由我自己動手，掉一句文說：「予又安忍以『今日之我』之不肖，致泯沒『昨日之我』之至行大德哉！」那麼此刻，就讓我接着說一說：我是如何以七八歲的小孩子，而惠及禽獸。

○ ○ ○ ○ ○

我七八歲時，隨父宦遊，住在八顆樹；父親就是那地方馬步元字軍的長官。雖然叫「軍」，只得一營；乾脆說，當過二十年營長的父親，彼時還是營長。而八顆樹自然是地名，屬當時奉天省的開原縣，又叫清河溝。

這山溝子地方，鬍匪是多的，不時出沒，所以要官軍駐紮，安民緝盜。但是，當地的大富戶大地主，爲求保全生命財產，一方要結納官府，同時還得應酬盜魁，雙管齊下，才得安居樂業。一個打點不到，地僻人稀，紅鬍子抽冷子來了，當然要綁票。而紅纓帽呢，給他個勾結土匪，窩藏大盜的罪名，誰能受得了！因此那地方的富家，一個個都是畏官如盜，畏盜如官，兩方面都得應付到。甚至家大業大的人

，往往叫他們的子侄輩一個從軍當兵，一個入夥爲盜，以期面面周到。有的來了，都是自家人，有個照應。然而這是幾十年以前的事了，只在前清時代。

而我的父親呢，是關裏人；雖然「久歷戎行，老經練達；」那懂關外這些事故？只知有盜捕盜，無盜練兵；分外一點，不過是應酬上司同官，延納當地紳董罷了。所以一年後交卸時，在省垣遇見久住關東的岳父，他叫着父親的號，羨慕不置的說：「你這回可發財了，我想你至少也有十萬。」父親却詫異了，因爲實際上，他連幾千也還沒得掙上。

這不是父親的廉隅。我只能吹我自己，我不便替父親吹。他老人家不過是作事小心謹慎罷了，所以當地大財主無緣無故，送幾千幾百銀子來，決不敢收。豈止不敢收，而且煞費疑猜。至於幾百幾十，只要是乾禮，也是立即拒絕的。

這一來嚇壞了大財主，悞以爲父親食祿大，不知要弄甚麼大事故呢。於是想盡方法，打通內線，花了百數兩銀子，從父親手下舊人口中，打聽明白了底細；才曉得這任新官，是個胆小的門外漢，這才放了心。從此傳播出去，大家改送濕禮，袍

這裏所謂寶，自然說的是當地的特產。但我那時還小，七八歲的小孩子；猛聽說寶；立即聯想到封神榜上李靖的塔，土行孫的繩；以爲這總是關東鎮省的法寶了。及至目睹，「原來是這樣，」我便大失所望了。從此對這關東省三宗寶，感覺不出興趣。

然而關東的物事，引起我的興趣的，也不是沒有；像那活鹿，活麀，尤其是活麀子，我都愛看。麀子這東西，像驢而身小，像鹿而無角；那大小極似香麀子；但它臍上沒麀香，所以它只是個殺材貨，除了吃肉，沒有人養豢它作玩物的。然而我家是例外，爲了我嫌鹿大，我家就養活着這麼兩個，是一公一母。

起初，我父先到八顆樹，隨後才派人入關接家眷，已經快到舊年底了。當地富戶照新官到任的老例，趁這機會紛紛送禮。送白銀固然乾脆，無奈「這位大人外行胆小」，於是改送濕禮。人參鹿茸，貂皮狐腿，鐘表尺頭，是不用說了；麀麀鹿鹿也很不少，然而最多的是野鷄和麀子。由臘八到吃糖瓜的時候，那麀子至少也取有百十隻，可惜都是死的；至於活的，才僅僅一對。

野鷄是可以做湯的，這些死廬子可怎麼吃呢？關外人初到關裏，免不了露怯；關裏人乍出關外，又何嘗不如此？於是整塊燉吃，不受吃；切絲炒吃，也不受吃；試盡法子，煎炒烹炸，吃着都不是味兒。沒法子，醃了幾隻；其餘便轉送了別人。轉過年來，忽然想起那醃着的，取出來這麼一蒸，這麼一嘗；這回可是味兒了，比板鴨火腿還香。異味真是異味，早知如此，一隻也捨不得送人，都醃上它；是的，都把它醃上。現在吃完了，也沒人送了；因為那時父親已經卸任回省了，只家眷一時還未及搬取。

至於那一對活的，乃是當地一個紳士派人送禮，聽了我鬧着要活的，特地找尋來，給少爺玩的。果然這一對，我很愛惜它們；把它們裝在一隻大木籠裏，我天天看着它們吃豇豆，喝涼水。不久這鷹養象熟了，便放出籠外；滿院亂跑。它們拉的乾而圓的糞球，也是我的玩藝兒；把來當做丸藥，包成一小包一小包的，給這個一包，給那個一包。

「少爺，饑！」

「不憐，好玩。」

關外草搭的後房簷，是矮到小孩子都可以爬上去的，而前簷却很高。我天天追趕着廐子玩耍，把它們追急了，就從後簷跳上房去亂跑，我也就追上去；把好好的草房，踐踏得不成模樣。大人們又怕我摔着，又怕踩漏了房，不斷地吆喝着，我是滿不理會。

忽然一天，發生不幸的事了。前院房東家的大狗撲進來，這一對廐子吓得亂竄。狗就很兇的嗥叫着，追，咬，把一隻廐子又追到後房簷上去了。於是狗和廐子在房頂上亂竄起來，由後山追到前山。急得我大叫：「看狗看狗！」然而晚了，追得太兇了，這隻獵狗叨住了廐子的頸頸，廐子掙命的擺脫，在房上翻滾起來。房上的茅草很滑，那廐子和狗一齊從前簷摔下去。前簷及地一丈四五尺高，廐子咬的一叫，後腿竟摔折了一條。那可惡的狗也摔得汪的一聲叫，撒嘴跑開了。

我的廐子摔折了腿，我的心充滿了憤恨與悲哀。大人們說：「壞了一條腿，宰了吃吧。」我哭着說：「那不成！要宰就宰那狗。」於是不宰了，我也就從此多事

了。第一，我先央告大人，（這自然是最愛我的二伯父了，別人誰管呢？）叫把營中的刀傷藥，給廕子敷上。又彷彿從前聽過的折腿燕子的故事，叫拿棉花木板，替它纏上腿。然後，把它養在二伯父屋裏，同我一塊睡覺；它的窩也用稻草爛棉花鋪上，還有豌豆涼水，一一都擺在它面前，教它可以不必起來，就能殼着吃。我仍不放心，怕它吃喝完了，沒人給它添食添水；所以我每天早晨上學，必要囑託二伯父一遍：「千萬不要忘了抓豆倒水。」下晚放學回來，進門頭一句就問：「喂了廕子了麼？」偶然二伯父忘記了喂它，當我下學回來，一看廕子面前的豌豆涼水沒有了，我就大哭大鬧起來。這還不算，又把那沒傷的廕子，也放進屋裏來，爲的是給它做伴。

這樣一來，我的一顆心，都繫在襠腿廕子身上了。小孩子吃喝玩鬧，心裏本來沒有一點牽掛；而現在，竟害得我這樣，甚至在學房還記起豌豆涼水；沒人時還獨自流淚，惱恨大人不好好替我照料它。這痛苦不一定是哀憐廕子，替它擔憂分苦，那只是心中憑空橫插着一件事，攔又攔不下，放又放不下，實在是我從未經過的滋

味，太教我不自在不自由了。因此我惟一的願望，只盼它早占勿藥，免得存在我心裏是塊病。至於大人們的奚落，說「它是我那輩子的媳婦，」這一類話，我倒是不怕的。

終于廬子快好了，它居然一癩一拐地往院裏跑了，我的心也覺得輕鬆多了。但意外的事忽又發生了。

有一天，我上學去了，那隻大狗又鑽進來了。於是癩腿的廬子被它咬住咽喉，廬子的保護人不在，院中沒有一人，廬子的性命終於葬送在狗口之中了。大人後來看見了，爲了我的緣故，大大吃了一驚。他們說：「怎麼好？T兒回來，又要心疼的造反了。」於是他們想趁我不在，把它的屍體埋藏起來；然而我這時恰巧回來了。

他們藏之不迭，束手無計的看着我。他們猜想：「咬傷」了還不依，而現在可是「咬死」了，一定有一番大鬧。……

「哈哈！」他們都沒猜着。我立在廬子屍體旁邊，驗看了一遍，看它的確是死

了，我從此再不必牽掛着豇豆和涼水了。我心目中的一塊石頭從此落地了。

「我可熬出來了！」我說：「釐起來吧。」

(十六年十二月)

琴棋書畫的雅人

我是最好下棋的，我雖愧無「勝固欣然，敗亦可喜；」蘇東坡的名士雅量，而我仍是棋迷。我之下棋，的確不高明。其故有三：其一，常輸；其二，常急；其三，下的不是高等棋（圍棋），也不是西洋棋，以及甚麼海軍陸軍戰棋；我下的乃是「象棋」，下等人玩的那種牧猪奴戲。

我之會下棋，說來話長，是七八歲時，家塾老師李先生教的。李老師很和氣，我是很愛他的；但家人對他不滿意，聽差的也瞧不起；他們往往說他是哄孩子，混飯吃的。這也許是，我的功課他是從來不上緊的；而我之愛他，也就在此。他不但教會我下棋，他還說「閒書」給我聽，畫畫兒給我看。他因為甚麼這樣辦呢？我是很知道的。

我的故事

逃學淘氣，是我常幹的把戲。我母親到了忍無可忍時，便親自把我送到書房，並且隔着窗把老師申斥一頓。老師受女學東的申斥，實在是少有的事。然而少有的事就出在我家裏；而且，李老師也就照例俯首恭聽，不敢贊一辭。

於是，在我的家塾裏，頗有幾種文人雅玩。所謂琴棋書畫，樣樣都有。我若是逃學被捕，教母親脚不沾地撮到書房去的時候，照例由老師盡情數落一頓，我便哭了。我哭了，先生也慌了，「別念書啦。」於是師生對坐，玩那琴棋書畫。

琴是僕人們的，就是胡琴；他們夜晚，沒事了，便拉胡琴消遣。好在書房也在外院，和門房望衡對宇，無論外面如何吵鬧，內宅是輕易聽不見的。如今便把當差的叫來，叫他拉胡琴給我聽，以引起我的喜悅，止住我的悲哀，逃學不遂的悲哀。

所謂書，不是二十四史，不是十三經，乃是幾案。甚麼施公案，彭公案，包公案之類，晚間沒事，先生拿來解悶，我便央告他說兩段給我聽。因為我是如此的愛聽故事閒書，有時候白天，該上課了，我還是麻煩老師：「再說一段，一段！」於是我躺在老師懷裏，老師躺在床上，這樣就說起書來。瞞得很嚴，母親那裏知道呢

？只當是在書房念書了。

棋是象棋，我已說過。畫是老師畫的，馬呀，小人呀，女人呀，戲出呀，隨我的便，愛看什麼畫甚麼。然而也有劉品謙畫的。劉品謙在我們家裏住開，我記得他初次來時是在冬天，而還穿着幾件單衣袂衣，凍得鼻頭流涕，身體打戰。他畫得好戲出，甚麼父子會，三娘教子，用彩色畫得很活現，我愛得甚麼似的，我以為比老師的墨山水強多了。而別人却說我的老師畫得不離，你說這件事情多麼奇怪！

（十六年三月）

出口成章的詩人

「哄孩子」的李先生，終為我家輿論所不滿，而解館了。

我的專館先生換了閔鬚子閔先生。閔先生很老，是福建人，如今想起來，很難為我當時怎麼聽懂來。閔先生所給我的印象，第一是他管的嚴。好像就館伊始，會頗十誠，第一，要孝敬雙親，第二要尊敬長上，第幾不准看小說，第幾不准罵街。……但是，在我的學歷中，哄孩子的李先生教會我看小說，陶鑄學塾呂先生教會我

作文；算法。閔先生所給予我的恩德，我竟不記得了。我所記得的，乃是他自做了些好小菜，如豆豉，辣醬；他還有一具枕箱，箱中有好看的信箋和小白紙本。此外，他有一次發怒，要給人寫信，不肯用信封，却拿白紙糊了一個封筒，用硃筆描了紅簽，以示不敬之意，給某人寄去了；原因是某人欠了他四兩銀子，而關了餉，仍不還。

閔先生的十誠，如今想來，似乎不通吧。比如第一孝親，豈不是十勉？或者並不叫十誠，是我忘了吧？不過，看小說的這一戒，並不生效，我父親，二伯父，都鼓勵我看小說。而並且，父親悶了，就叫著我的小名，「說一段」。對翟廳長文武同僚，也誇獎我；「九歲了，會看書，畫畫。」

閔先生的十誠是用硬紙寫的，背面又是功過格，把我淘氣犯戒的事記錄上。警告我：要是三犯，便要告訴大人。有一次，我偷看了功過格，竟滿三條，某日在門口罵王八，某日唱戲大嚷，某日犯了看閒書之戒。

李先生給我開蒙的書是龍文鞭影。到閔師爺，——他實是營中的一位老書記，據

說月薪十二兩，父親給他加了四兩，請到家裏教書，所以仍沿舊稱，則教我上論語，並且是且讀且講，這在當時也算破格例外。

有一天，父親來到書房，恰有一章書還沒有開講，我正枯坐着，對書本端詳，覺着可以朦朧；忽然閱師爺陪學東說話，考起學生來，恰巧教我試講那一章。我就講下來了，這才巧了；然而，父親，師爺全喜歡，我也喜歡。

我還是偷看小說，鼓兒詞；千家詩也看，却只看上面的畫，石印本。「昨日入城郭，歸來淚滿襟；……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還有「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天地分上下，日月照今古，」也琅琅上口。還有「八卦定君臣」，可是忘了擱在那一首詩上了。直到後來，研究史書，才曉得這是白蓮教的一種口號。

童年模仿性最盛。一日，我自己編了四句，正也是「五個字的」，不知怎麼樣，也許我自己故意逞才，詩教閱師爺看見了。閱師爺很欣然，拿了我的詩，給學東看。這時早忘了甚麼辭了，却還記得兩句：

「貧賤富貴分，人比朝夕霜。」

闕先生把「分」字講成去聲。很誇了一頓。我由是詩興大發，越發的要講，五個字的，七個字的，四句的，八句的。自然我的範本決不是千家詩，乃是瓦崗寨鼓兒詞。於是我三寸毛錐一揮，成詩一首，題曰：「歲寒詩」。故意丟在先生看得見的地方，而自己悄悄的溜開，試聽先生的評論，並盼望誇獎。而出於意外，先生晒然了。

「千金嫌冷不挑綉，學生嫌冷不念書；」

原辭早不記得，大概共用了八個「嫌冷」，以為把歲寒景象寫盡矣。先生反說：「厨子嫌冷不做飯，學生嫌冷還不吃飯哩！」把我臊得了不得，我就溜了。我那時九歲，或者十歲了。

（二十八年十一月）

由此以上，是我在關外的故事，年齡在九歲至十二歲。

博學多聞的才子

宣統元年臘月天氣，父親在黑龍江安達廳「管帶」差次，忽與統領發生意見，遂以「巡防不力」的四字考語，被撤了差。

父親很灰心，和二伯父商計，不再當軍人了，打算進關改業經商。初議開糧店

；到次年春暖，父親攜眷來津。但其後二伯父忽然變計，不久，他自己開了一座小烟酒店，在老店左近。

父親住閒多時，部下星散，以爲長官這一倒，山窮水盡了；就是父親自己也暗暗的著急。後由倪嗣冲推荐，找向張懷芝投効，便降級做起哨官來，駐防在津西疙疸村。然而夾帶中有師爺二位，差官四人，又養家四匹馬，部下多沿舊稱，呼爲「大人」，勢派好像大些，惹得幫帶寒心，處處暗防著。

終於奉令出防緝匪，土匪出沒林邊道上，雙方開槍轟擊，誤傷了趕廟集的農民，而軍被撤差，還自以爲僥倖。

由此住閒，直到辛亥革命，才得南下投効，開復原職。

我家卜居西芥園，就在父親住防疙疸村時候。我遊玩許多日子，母親作主，與大侄兒借入陶鑄學塾，每年束修共十五元，後加到二十元，塾師異常刮目相待；並強迫我讀國文，學算術，雖然我家那時還不以爲然。

在西芥園過了兩個年，到民二才移居故都，改入學校。但是芥園有荒冢似山，

有水坑如河，我與學游玩不倦。這真是我兒時游釣之鄉，直到現在，還引起我的留戀！



二十年前的西芥園，雖位在軟紅十丈的津門，却地段曠野，有如村莊。與我舊游各地比較，其氣象蒼鬱，不如長林豐草的黑龍江；其景物幽閒；不如襟山帶河的海甸。

芥園靠近老店碼頭，我猜想，早先是亂葬岡，那里荒坟敗棺，觸目皆是。許多坟園和花廠，錯列在湫隘的人家住宅中間。並且，你可以在住房中，掘出死人髑髏，在庭院中，翻起石階，可以辨明那實是斷碑殘碣，依稀有「××堂塋地西南界」或「××之墓」字樣。朽爛棺木和銹釘，常從街頭巷尾發見，令我憶起棺木板成精而迷人的故事來。

商店是只有麵舖，水舖，雜貨舖，和柴廠。若是理髮，洗澡，或買書，還須走出幾里路。娛樂場斷乎沒有，然而隨處見到成人抽籤，小孩磕錢，賭風是很熾的；

但有三五處私塾，蛙似的天天叫念。

沒有清波盪漾的小河，却有黑綠的死水坑。沒有空曠的草原，却有棺柩一層層羅起著的墓場。出柩的人可以脚登兩塊棺蓋，當做墊脚石。雖然這樣，排洩的人儘在這角落蹲，而那角落不妨有鮮衣的娘子們進墓場來上坟，於臭氣裏曼聲哭天，圍起一羣小孩。

花廠有好幾家罷，——彭家花園，李家花園，陳家花園，這是我記憶中保留下來的三處，——除了培養花木之外，也能在花房中停柩，花畦間起坟，爲得是這有很大一筆收入。

這里坟多，人家也不少，鷓籠似的橫排著一層層的大雜院；與那高羅著的一層層死人棺材，正不相上下。天津繁榮的結果，地盤逐漸開擴，遂使富人侵去窮人之家，而窮人便來與死人爭棲地！

我出去遊玩，常會一脚踏入地下，「哦，又是坟窟！」悚然拖出鞋來，生怕鬼伸手強來捉脚脛。起初寄寓，覺得鬼氣森森，而日久也就習慣不驚了，反而覺得有

趣。至於漸漸胆大起來，到半夜還和街上孩子們捉迷藏，唱戲，耍棒，故意的去黑影裏試胆，或月影下談鬼說怪。

○ ○ ○ ○ ○

我剛進陶鑄學塾時，地位很低，同學們以一種歧視的眼光看承我；然而不久，我便被大學長賞識了。

「原來這小侏子，肚裏裝著許多書哩！」

談起黃天霸之狠毒，姜伯約之大胆，李存孝之神力，我並不遜于他們。這些人物，在我們幼稚的心裏，並不以為妄，實在認為信史。同學們大大小小三四十個，能自看所謂「三國」的，不過五六個人，而我連「聊齋」也可以模模糊糊的看了。大學長頗以為異，便找到我家門口，和我暢談；他才知我有不少的小說。在那時，學生是不能看閒書的，我的專館先生却開通；以為這也可以益智，誘導我自看瓦岡寨，施公案之類，他還給我畫小人。便是龍文鞭影一書，也不採舊法念背打；他教我一面讀，一面給我講，一面又寫生字，逐個作成方字。所以我只讀了一本龍文鞭

影，和半部上論語，已有看小說的能力了。在這芥園私塾的一夥村童中，我遂以「博聞」露頭角。於是大學長找我借小說，二學長找我借小說，甚至於私塾先生也找我借書。

這自然是大學長一度揄揚的結果。放學的規矩，是念三百千的小學生先走，其次是念大中論的學生走，最後是大學長跟先生鎖門同走。從前我放學，總在前六七名，我每每引以爲耻；而現在，竟掉了個頭，我居然在倒數第五六名走了。

起初上學下學，我蹣跚涼涼的走，並時慮同學和我搗亂，從後面扯我的辮子，現在沒人敢藐視我了。他們又曉得我會畫高登，金錢豹，張飛；；我由此很快的加入學伴之中，得享同等待遇了。

猶記得一天雪後，大學長和一個別的同學，踏雪來訪我；在彭家花園的門道中，我們暢談隋唐第一條好漢是李元霸，他的兩隻錘重八百斤；第二條好漢宇文成都，他的流金鎗只有二百斤。可惜第三條好漢裴元慶，才是個小孩啊，他竟和宇文成都打個平手，而「雷砲發兵」，可惜八臂哪吒早早歸位了。小羅成全仗着手疾槍快

，才奪得狀元，列爲第七條好漢。不過大家心中悵悵的是秦瓊，這樣一個要緊人物，才列爲第十六條好漢；再往前挪幾名，就更好了。說得痛快淋漓，大學長臨走時，挾着我的一套封神榜，他也把他的金鞭記借給我。

(二十三年一月)

怒打不平的俠客

大學長心靈手巧，慣會做效戲劇人物的舉動，把脚一側，手一指道：「來將通名！」

忽一日，他招呼我們三五個人，教我們攢錢，一人弄一把竹刀玩玩。攢了幾枚銅元，買了一塊竹片；他自己動手，刮成了很好的一把「金背刀」。我沒有能力，只好央求二伯父，也給我製了一把。於是幾個大些的同學，每人手中有一件兵器，或短棒，或單刀，或槍，或用籐條竹枝彎成了弓箭。我們每一放學，便弄槍舞棒，滿腔都裝得是英雄好漢。

甚麼是英雄好漢？

「行俠作義，抱打不平，殺賊官，除惡霸，救得是孝子賢孫，保得是忠臣義士

：「這便是英雄好漢。我們同學個個是英雄好漢，而好漢「到家」的，却只有大學長和我。因為別人不過說說跳跳而已，我倆却一心想實行。」

一日晚飯後，天已掌燈，我雄心陡起，把三俠五義一丟，把竹刀一插，獨自一人冒險衝出家門；竟上大街小巷，黑影中亂鑽了一陣。天色很黑，而我並不害怕，尤其是芥園的荒冢敗棺很多。老店碼頭有一道長巷，兩面竹籬，長楊高植，風一吹，沙沙地響；胆小的大人尚不敢深夜獨行，而我竟敢賈勇走了好幾十步。後來真有點「發毛」，只好回來了。我折而再沒入街頭巷尾的黑影中，往來亂闖。

忽然看見一件「不平事」：一個十三四歲的姑娘，再一再二的打一個七八歲的小男孩子；那男孩哇哇的直哭。這未免「一個人怕一個人，也就是了，何必苦苦的追趕？」我「一個箭步，撲將過去，」刀交左手，右手只一掌，把那姑娘推開，那姑娘險些被我推倒。

「你幹麼？」

「你幹麼打他？」我用手一指那個小男孩，小男孩却藏在姑娘身後了；我朗然

的說：「你多大，他多大，你打他？」

「我愛打他，他是我兄弟，你管得着麼？」

我這個怒打不平的俠客——不禁愕然。

那個姑娘不依不饒的罵，而且要抓我：「找你們家大人去。」

我只好把竹刀一挾，溜入黑影中，跑回去了。

這是我小時候的一件俠義舉動，只可惜太唐吉訶德氣些，我其時大概是十二歲吧。

(二十七年三月)

扮演武劇的優伶

我們學伴之間，又都起了外號，大學長叫做「鎮八方金刀羅××」，我叫「東霜天」，因為我家住在東面街上。另有一個「野孩子」，他姓程，我們也給他起了名子；因曉得有一個唱花臉的程永龍，遂給他定名為「程永虎」。我們在放午學時，或下晚放學後，便成羣忙着玩耍。

我們很高興的扮戲。

我記得有一次，是在「老店」碼頭的河邊上扮演，岸上有一帶竹籬，我們假定這是山寨。有一個英雄單身上山，被大寨主擒住，困在水牢裏，這是由一個姓都的同學扮演的，可惜他不會裝英雄的口吻，也就不會裝戲場上的道白，只像平常說話；於是水牢中的自思自歎，便演不好。大學長說：「你不行，還是叫K來吧。」便換上我扮，我倒剪二臂，靠着竹籬，正在說：「哎呀！想俺東霸天，一世英雄，不料被困在此，天哪，天哪。」於是鎮八方在房上聽見了，嗖的一個箭步，竄下來，刀削鐵鎖，把我救出。大寨主「哇呀呀」一聲怪叫，搶木棍追出，一場混戰，鎮八方一鏢打死大寨主。……不意我正在自歎之時，忽有一個行人走過，我剛說「天哪……」大學長便說：「我來也！」那行人竟站住了，回頭看看我，又看看大學長，竟叫起好來。大學長傲然不顧，而我却惶恐了，跳下土坡跑了。

○ ○ ○ ○ ○

又有一次，我們編了一個劇本，假定一個烈女，教山賊搶去了。於是我們這些俠客，要殺惡賊，救烈女

我們人人願當「正派」，人人不願當「邪派」。大學長和我首先搶定了要做「雙俠探山」的雙俠。後來，就叫一個姓韓的同學，人力車夫的兒子，當那個採花的寨主了。小嘍囉很多，大學長瞪著眼，招來好幾個同學；這派脚色的事，就全靠大學長。現在都派定了，還短一個要角，「誰裝那個烈女呢？」

這烈女是個宦家小姐，帶著小丫環上廟燒香，叫山賊搶去了。小丫環沒人肯當，這小姐更沒人肯當，她還要哭哩！

怎麼辦呢？大學長瞪眼也不行。最後，他拿出強迫的手段來了。那個外號叫白吃糖的同學，（他姓白，名字上有個唐字，）被逼當了環。有一個小同學，才七歲吧；姓陶，痘眼，我們就管他叫「小淘氣」；我們扮戲的時候，這些小同學小淘氣之流就圍著看熱鬧。大學長眼珠一轉，就閃著叫小淘氣當小姐。淘氣不當，不行；大家諱笑著，就說：「快演吧，山賊快搶她來呀！」

於是山賊大喊一聲，哇呀呀，從山寨上（就是從一個墳頭上，）鏘鏘，鏘鏘，鏘鏘，鏘鏘，一直跑下來，把小淘氣搶上山寨。小淘氣掙奪著，喊叫著不幹；小

嚶囉們一齊動手。結果「怎麼樣了？」「搶了去了！」

以後該威逼成親了。這可不好演，大學長說：「小姐沒勁，山賊應該強奸他；」然後鎮八方和東霸天吠的一聲，打了山賊一鏢，山賊伸手接鏢，「哇——呀！」怎麼表演強奸呢？這山賊由導演（大學長）出主意，叫他把小淘氣按倒，騎在脖子上。……小淘氣這可害怕了，掙紅了臉，哇的真哭起來！

「奶奶！奶奶！」

小姐儘管哭，山賊在譁笑聲中，還是威逼成親。於是我東霸天，和鎮八方大學長，各將竹片刀一掄：「罵聲山賊太無情，強奸小姐爲那般，鋼刀一舉往下砍！」這時候，小姐被騎著脖子，已哭得喘不出氣來。大家越發的狂呼亂跳，然而小淘氣的奶奶拄著拐杖來了。

當場捉住了山賊，要揪他見老師。大學長裝好人，丟下竹片刀，過來勸架：「老奶奶別生氣，我給他稟先生去。」

這老奶奶真信了，「哥哥費心吧，別叫他們欺負我們，我們孩子小。」大學長

裝模裝樣的說：「你們不許欺負小個的。」小淘氣却哭著訴說：

「就是大學長叫他騎我！」

(二十七年三月)

飽吞綠水的酒者

記得有一天，我獨自在一個坟場徘徊；那天大概是假期吧。我還記得妻家也新從別處，遷移到芥園附近，住處距這坟場不遠，是路南黑大門。我之到坟場來獨自徘徊，也許懷着偷窺未婚妻之心吧。

從小路忽走來三個同學，的確記得是三個。我問他們：結伴做甚麼去？他們說：「洗澡去。」並且邀我同去。但我沒有帶錢，他們又說：他們每人有一個銅元，小孩洗澡，四個人給三個銅元，一定可以。那時候在池塘洗澡，正是一枚銅元一人。我呢，一向是洗盆湯；像池塘如此之滾燙，如此之悶氣，我實在止能在池邊擦着水洗，至多不過把一隻腿伸入池中，且只能支持幾分鐘，便蒸得喘不出氣來。他們邀我洗池塘，我委實視為畏途；可是爲了湊熱鬧，我終於跟他們去了。

果然，到了澡塘櫃前，由一個同學把三枚銅元交出，四個小孩蜂擁進去了，澡

堂的人嚷：「四個人怎麼給三個呀？」嘆盡管嘆，我們早已進到散座，紛紛的脫鞋，解鈕，脫衣袴，拿手巾，搶入池中了。

我還是怕燙，而且更怕蒸悶，但見同學們個個咬牙咧嘴的跳入池中「洗澡」時，我也就不甘示弱，鼓起勇氣來，先伸一條腿，再伸一條腿；再蹲下池去，再坐下池去，終於也躺在池中了。

嚇，真是熱得難堪。我們在池中打着鬧着，恰巧那時只有一兩個男子洗澡，在旁喊好，不久也洗完走了。湯池中只贖下我們四個小孩造起反來。

一個同學在池塘中學鳧水，而我呢，燙過幾分鐘，也耐得住了，也仰面躺着，學他們的動作，覺得飄飄地，浮浮地，水力上托，似乎要把我漂起來。我試學「狗刨」，居然似乎能浮在水面了。

我喜得大叫，我會鳧水了。

漂啊，漂啊，我真個會鳧水了！

「翻江鼠蔣平，魚眼高恒，水中的英雄！」一想到這些英雄，我就急急忙忙出

我的故事

了湯池，急急忙忙催同學們也出了湯池。然後急急忙忙拭去身上的水，穿袴，穿褂，穿襪，穿鞋，穿齊了，急急忙忙走出澡塘。

我說：「咱們上河邊洗澡去，這澡塘水太淺，太熱。」這真是僥倖啊，我們竟沒到河裏去洗。我們想起距學塾不遠，有一深水池，那水都綠了，是窪死水，人家常在那裏洗衣，刷桶，甚至於洗豬，而玩童們常在裏面洗澡游泳。我們這四個小學生，居然在澡塘裏學會了游泳，這是何等新奇而有趣的事啊！我們笑着，叫着，躍躍欲試地跑到這污池邊，急急忙忙脫去了衣服。別位同學胆小，都是在池邊低處，走入水中；而我却很有把握的站在池邊一個高土岡上，喊叫着：「我會鳧水了！你們瞧！」我就居高臨下，一頭跳入池中去。：這土岡距水面足有一丈六七尺以上。

我頭下腳上的撲入水去，跟那善泅的小孩一樣。

我立刻撲地沉入水底，這冷水一激，我覺得咕嚕一響，兩眼冒金花，兩耳打鼓，我的嘴自己張開了，我喝了一口水，——這一口水足有半桶，我噎得昏了。又咕嚕一響，我又喝了半口水；昏惘中，我拚命閉住了嘴，我忙站起來。（水才過臍，這

是幸運。兩眼睜不開了，滿臉爛泥，我忙用手來拭，兩手也是池底的爛泥。

同學們變了，猥猥地看着我掙命。我彎下腰，捧水洗臉，我這才睜開了眼；眼中也是污水，頭髮中也是爛泥了。

我昏頭昏腦的立在池水中，定醒好久，才走出來，滿腹膨脹，而且胸口作嘔；我一俯腰，哇地吐出許多綠水來。我幾乎淹死。

同學們也醒悟過來，給我洗頭髮，拭去周身上的泥水，並且穿上衣服。我目瞪口呆地立在池岸邊，好久好久，不敢回家去。

（二十七年三月）

攀花折桂的小賊

住在北國的都市中，是看不見「春」，看不見「綠」的。卽如津市；我覺得四季中只有秋日的黃塵撲入鼻觀，冬日的灰雪踐在腳底，如是而已。夏令似乎可以看得見草木繁榮，紅紫紛披了，但只能在租界的人工花園中，或公共花園中，在仕女穿梭似的台階池畔，偶而看見一枝青，一枝綠。大自然的野景，在春天也難見，在夏天也難見的。

現在春來了，我們要看桃花，也須跑出十幾里去，到西沽北洋大學，看路邊桃林；可是游人如此密集，又和逛三不管何異呢？況且人到中年，意興闌珊，教我走出十幾里去尋芳踏青，我早已從心裏先懶下了。

當辛亥前夕，在西芥園寄居時，正值童年嬉戲之時，節令於我毫無感應。春來了，不知感，秋來了，不知愁；我們幼稚的心裏所知者，甚麼時候可以偷折桃枝，甚麼時候可以偷折桂花，以及甚麼時候可以黏蜻蜓，叉青蛙，掏蟋蟀罷了。而西芥園正有那麼多的花廠子和水池魚塘，作我們冒險逞能之地。

我記得彭家花園，李家花園最大，管園人也最討厭。我們幾個同學和「野孩子」們，便故意和他搗亂，千方百計，定要偷他的花。陳家花園很小，並且陳奶奶人又很和氣，她只央告我們，稱我們為「好兄弟」；我們就不好意思擾害她了。「我們最痛恨的是倚老賣老的「寶貝兒，別處玩去吧。」叫我們「寶貝」，豈不是拿我們當小孩看待嗎？

薔薇花開了。甚麼是薔薇，甚麼是月季，我們分不清；我們是把紅而香的叫薔

薇，黃而香的叫月季。我們先發一個探子，看清楚花園中無人，「單找他們吃飯的時候去偷，」我們就分途而來竊花。李家花園最大，有兩個街門，有幾層院，花房很多，記不清了，也進去不得。院中却有花畦，有花盆，桂樹石榴比我們高一半還多。我們只算計院中的盆花，以及玫瑰畦。並且二門以外，在一個跨院中，還有一道短牆；已然半圯，我們可以越牆而過，偷其不備。

萬綠叢中，時見白衫一閃，藍衫一閃，那便是竊花小賊來了。管園人若來，我們便一鑽，蹲藏在葉叢中。

小學生過去了，便見斷枝殘蕊，花廠中人早起了戒心；每到放學時，便有人監視。但如李家花園那麼大的三層五層院落，真是防不勝防。況且他門的穿堂門，又是行人必由之路，要閉關自守也辦不到的。

「偷之乎也！」大學長掉文出壞，他自己却不敢偷，他已然大了，他大概十四五歲。

人到花園，香氣襲人，月季花尤其芬芳；當你用鼻一嗅時，酸，甜，香，頗有

鮮果味道，使你口角垂涎，恨不得吃他一口。然而——不好吃啊！只能鼻嗅，不能口嘗，正如香皂一樣。

於是我們出奇制勝，偷摘得一朶兩朶花時，真是格外歡躍。後來偷得經驗增加時，覺得茉莉玉蘭之類，最沒有趣，到手便散落了；月季玫瑰也還可以，最好的是桂花——那是不止嗅着濃香，並且還可以作桂花糖。

小孩子是只注意吃的！

○ ○ ○ ○ ○

「桂花酥糖啊！」

由這呼賣聲，引起了小孩子的靈感；從此我們只專心偷桂花。桂花瓣兒很小，不比那大個兒的石榴，少一個立刻發覺。我們是自然光顧李家花園的時候多，他們有幾十棵桂樹呢。

偷了桂花來，買白糖盛在罐中，只幾天，白糖便饒有桂花香味了，然後蒸糖三角吃。……

有一次，我冒險到小跨院偷摘桂花，忽聽花籬後有人呼叱，我急急跑開；手攀那半頹的短牆，正要往外跳時，偏偏有一個同學也箭似的從外面跑到，攀短牆要跳入園來。我倆在驚慌裏，險些頭碰着頭！出其不意，我倆全嚇得叫起來。——後來才知道我是爲竊花而逃，要逃出園外。他却是爲投磚到人家院中，砸壞了人家的東西，而欲逃入花園避禍。

○ ○ ○ ○ ○

我們爲甚麼要偷呢？這就是——當我們飽讀了幾部武俠小說時，這些英雄好漢便在我們肚裏作怪。凡是江湖大俠，總是作賊，總是仗義，總得殺賊官，除惡霸。我們沒看出誰是賊官，而惡霸却尋着一個，是姓程的一個「野孩子」，就是那個叫「程永虎」的；十六歲，比我們都大，很潑皮無賴，當然是惡霸了。可惜我又打不過他，也就不能除惡霸了。於無法中，我們鏢無處打，便打小豬；無物可偷，只好偷花，藉以發洩我們的豪氣俠風。

但在白晝偷花，險些被捉，而一度逃走之後，我忽然想起：何不夜間偷去？便

邀同學，同學不敢，因為花園中停着許多死人棺材，風吹葉動，實在陰森森的怕人，我也不敢去了。但沉吟了幾天，我終於振起勇氣，在天色剛黑的時候，冒險探道，直入李家花園。時當夏夜，暗淡無星，花影珊瑚，彷彿藏着人，我不禁發毛。我支持着，居然走到桂樹下，擠那碎而小的黃花。正摘著正摘著，恍惚心裏一驚，我忙回頭四面尋看，彷彿黑暗處有響聲。我又定睛看，花房悄然無物；却另有幾間小屋，我曉得屋中多停厝著靈柩，用灰泥塌著。忽然在一間小屋的中間，黑忽忽有亮光一閃，一閃；揣摩那地方，正在棺材上面。我嚇得兩手出汗，看又不敢看，又不敢不看。過了一會兒，那火光又一閃一亮的發光，微開吁氣聲，却並沒聽見棺蓋的炸裂；是殮屍不是呢？追人不追人呢？我呆站在桂樹下，毛髮悚然。不知怎樣，忽然拾起一塊磚頭，乍著胆投過去，拍地一響，只見那火光一閃不見了，突有一個深沉的聲音叫道：

「誰呀！」

吓得我不禁驚叫起來；那小屋走出一個口啣旱烟袋的人來。

「小孩幹麼？吓我一跳。」
我這才辨清：還是那個管園人，他躺在灰場的棺柩上，吸煙乘涼呢！

（二十七年三月）

墳園結義的好漢

津西的西芥園，是我童年生活最留戀的地方。我在那裏，才得展開新的環境，由家庭初步和社會接觸；我出了家館進了私塾，我於是上學有了學友，遊戲有了戲伴。時候是在宣統二年。

上學，我們想著法淘氣，放了學，我們夜踏墳園試胆，私入花廠偷花，我們說鬼，我們下棋，我們削竹刀扮戲，投石子隔河打架，並且做應時應景的遊戲。好像「玩」也有節季似的，到了某一時，人們拿出球來了；到了某一時，人們拿出毬來了，一唱百合，不邀而同。唯有磕錢，打水牌子，是不分節季的；而最野的，最有趣的，所謂野孩子玩藝，不值大學長一盼的遊戲，是打鞋椿。

找出許多破鞋，「野孩子」們就脫下自己穿的來，堆成一堆；一個人抽籤做莊

，畫個大圈，許多人冒險入圈，從四面設法偷搶莊家的鞋。如在圈內，被莊家踢着，便要替他做莊。先由一個人驟然一蹴，於是別的人這個跑過來一踢，那個跑過來一踢；直到把圈內的鞋全踢淨，莊家算輸了，要挨打了。

起初我是偷偷的，於冷不防中，進圈猛踢一下罷了；但是越看越眼熱，也學他們冒險攻入圈心來打搶；結果被莊家回身一脚踢着。我坐莊了，我這才嘗着坐莊的苦惱；他們尤其是大個的，從你背後推一把，搽一把，踢一下，打一下，這個誘你來追，那個就打後面來偷鞋。我在圈中如猴似的，東張西望，應付不暇，窘到極點；終於被人搶得一隻鞋不贖，挨打了。

我們還有固定的戲伴。我的戲伴分爲兩派，一派是大學長，二學長，專做說故事，扮戲陶的遊戲，和放風箏，下象棋等高等遊戲。另外還有兩個拉東洋車家的孩子，一姓李，一姓韓，——是我的把兄弟，小孩子沒有階級心理的。

桃園結義的故事深入人心。——記得我已能讀史記和林譯小說，梁任公的論文了，而一個親戚尚且問我：「會看三國了麼？」她當然不是說陳壽的三國志，而是所

謂三國演義、一結義拜盟，不是同胞而呼兄喚弟，恐怕是中國人獨有的習俗。這習俗不見於先秦記載；左氏春秋，史記，漢書，仿佛只說過「刎頸交」。桃園結義雖非史實，但我想結拜之風大概真是始於季漢三國；馬良與諸葛亮書，曾稱爲「尊兄」。這分明是亂世結納的一種方式，正如認乾爹起於董卓呂布，而盛於殘唐五代一樣。幾個人地位相等，共圖富貴，就結盟爲兄弟；如果是一個闊人，邀買屬下，他就「誓爲父子」，把部將收爲乾兒子。史書上所見，唐宦官仇士良輩都是這樣對待死黨；蜀王建也是以太監爲乾爹，而當了節度使，後來割據稱王。小說上李克用的十三太保，也是這樣樣，反映出「勢利交」的恣態，從而看出中國人的家族制在社會上很有力量。

於是小孩子富於模倣性，我們這幾個小學生也結義了。照小說行事，弟兄們不結拜在桃園，而在墳園，也插草爲香，堆土爲爐。但誰當大哥呢？可就有了問題。

初和我結拜的是那個姓李的，他先問我幾歲，問明我十二歲，他就說他十三歲了。比我大，他當然是老大哥了，而我是二弟。後來又加入姓韓的同學，他比我們

倆都大，十四歲了，當然李改排行二，我改行三了。然而李不願意，他忽然又縮小了一歲，他一定要當老三，逼我做二哥。我不明白這是爲何。

隨後才聽說當老二不好，要倒壽的。怎麼呢？第一，小說上的老二都是壞人，包公案上老包的二哥是個好惡無比的東西，天河配牛郎的二哥也不是好小子。又一個緣故，頂好頂好的二哥是關雲長，可是沒有腦袋，劉關張是他頭一個沒了命。並且，歌謠還說：「打頭一枝箭，打二王八蛋……」

後來怎樣，我記不得了。大概不久我們就拔了香頭，先是姓韓的跟我打起架來。我一怒當面罵他：「韓四姐，在四面鐘！」四面鐘究竟是怎麼回事，我並不明瞭，但我們親眼看見韓的父親那個拉東洋車的莽漢，親自拉著他的女兒回芥園，就是所謂韓四姐者，小脚，擦粉，白綢衫，彷彿很美。姓韓的同學果然最惱「四面鐘」，「四姐」；甚至於「四」字都忌諱著，不許人說，一說就打架；正與我那時避諱頭上那塊禿疤一樣，（現在可是用分頭遮蔽住了。）所以，我們揭根子，就掀起小辮來了。並且因爲「四姐」云云，被幾個小同學堵著韓的門口亂喊叫，韓的父親終

於找到學塾來了。

嗣後我父親知道了，不許我和洋車夫的兒子拜把子了，比如開糧店的周文元，開麵舖的單××，那是可以結交的。但小學生的心理，是不論學生的家況的，論得是學生個人在塾中活躍的地位。我還是跟大學長羅××，二學長都××很要好；我以為我們是學問上的朋友，我們一塊兒看三國演義。（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會試第一的神童

在陶鑄學塾，我和一個姓楊的同學，最承塾師呂允文先生看重。許多同學不是拉東洋車的兒子，就是賣煙捲的弟弟，我和楊却是仕宦子弟。而且，這些拖小辦的小動物能够模模糊糊的看聊齋的，也只有我和楊。

呂先生所給予我的恩惠很大；第一他給了我一些私塾所沒有的知識，第二賴這知識縮短了我的學齡，不致十六歲才入高小。初入塾時，我的海軒大哥只許我念龍文鞭影，我的姪兒念三字經；呂先生却勸誘我讀國文，算筆算。我那時好像也並不以為然；我以為像我那大的歲數，還念四字一句的小書，乃是羞耻。可是念那種畫

著小人的國文，也不能算是正經書。我的心理正如一般同學，必像大學長那樣寫白摺，念告子，才算是最高的程度。「多大了？」十二了；「念甚麼了？」念國文了，這是多麼難堪的問答！人一問，我立刻赧然了。

呂先生却逼我讀國文，說這個好。快放學時，又從「筆算數學」中選三五道算題，叫我們六七個特達的學生鈔題演算，這倒深感興味。隨後，又教我們作文。有著冷笑的口角的大學長却鄙薄我們這幾個，他是不屑於作文演算的，他開講尺牘句解，學寫信，和打珠算歸除。

呂先生額寬額突，有著很大的前腦，三十多近四十的人了。每天到塾極早，學生還沒來多少時，他就念東萊博議，閉目搖頭，高聲朗誦，很有神氣；但是他常伏案晝寢。他又好嘔氣，來不來的就寫狀子，要告誰。他的策論是很好的，北馬路勸學所的塾師月課，他每回考第一，可得兩元錢的獎勵。是一篇論文，四道算題；因此我們的學塾，被稱為改良私塾，並且有一塊黑板在塾中牆上。呂先生很有天分，據說他初來時，連阿刺伯字母還是學生教給他的；但到我入學時，他已經算鷄兔分

桃等算法了。

一次，勸學所考試私塾的學童，同學三四十人中，我們有七個人被報名應考。赴試時，大學長以一種冷諷的姿態譏笑我們。他是不去的，他的面孔嘴角總像蘊著冷笑，以此我們怕他，然而又羨慕他的高傲。他叫羅××，廚師的兒子，後來做了皮鞋莊的學徒。

我們應考的七君子，結果大敗而回，只有姓楊的考了中等，六十分。我們全吃「丁」，然而還很得意，「我們考去了。」姓周的同学，（他的父親挑鮮果挑，我們叫他獨流罐子，不過因他是獨流人。）拿那本發回來的試卷，上標三十幾分，美滋滋的故意的裝做無意給串學房的小書販看，以取得書販的稱揚。

轉年我們又去考。考罷，先生問我們題目，答案，一一加以推測。楊的功課最好，他本是初小校生轉入私塾的，可又犯了他的老毛病，除法遇到除盡，末位總多加一個零。呂先生逐一品測之後，許我以優等（乙等）。

榜出了，意外得很，楊反是優等，而我考中最優等；不但最優等，而又是第一

一柄話

名一百分（時在宣統三年十一月）。先生喜極了。其實，我那時「虛度一十二歲」，實歲也已十一了，而考的却是初二年級，我作的那文，還脫不了「有兄弟二人，一日出游，見某物某事，弟曰如何，兄曰不可。……」但是我竟會一等第一名，而且一百分，甚至到南方投効的我父也從報上看見了。父親是有諛兒癖的，把報保存許久，時時對師爺們說。

到授獎之日，初小四年級第一名有獎品，初小三年級第一名也有獎品，是些較精緻的東西，墨盒字帖紙筆之類。到了我這初等二年級的第一名了，却是兩枝筆，一塊墨，一疊做影，一大疊做紙，抱起來比誰的獎品都顯著多。發獎的帶眼鏡先生還問了我幾句話，姓甚麼？某人就是你麼？你幾歲了？當我說出我十二了，我也不由赧赧的臉一紅。十二歲才在初等小學二年級，未免丟人；然而考第一，又未免美嘖嘖的。

先生歡喜，自幸教學有方，七個弟子都及格！於是領獎回來，我們到戲園看戲去，陸福來的鐵公鷄；又到小飯館吃湯麵餃子。

回來，到劉先生那里去，（是一位老八股塾師）見了我。劉先生笑嘻嘻高舉雙手道：「恭喜恭喜！」我惶然失措，也沒有還揖，訥訥的也沒有說出一句整話來。這學塾的大學長趙世傑也向我道賀。（他會和我在我們私塾英文夜班同過學，但只一個月；）這一回他也考去了，他十七歲，考初小四年級，列入優等七十幾分。次年（民元六月）呂先生又教我們去考。這一次放榜，我考了個最優等九十七分，名次忘了，大概是第十七。

○ ○ ○ ○ ○

我於民元離開西芥園，到北京考入學校，高小一年插班。我所以能够插班，不致功課跟不上，這就是呂先生的好處。我還常常給呂先生寫信。到高二時，我們同學做謎語遊戲，呂先生還給我作了許多謎語寄來。

（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以上的事，地在津西芥園，年在十一至十三歲。

我的新聞

四元稿費

大概在十五六歲小學畢業前後，開始了投稿生活。

我是很魯鈍的，當我考入小學高等一年級時，首次年考只得七十二分，名列乙等第末。我們的級任教師王先生（樸）最喜愛「小迸豆」；同學如丁朝樹，吳國楨，都在十歲以下，人小而聰明，在班中很活躍。我與陳寶倉，李××之流，那時被叫做「傻大個兒」的，功課既不好，年長而又笨，王先生當然不喜歡我們，雖然我最敬愛他。

到了高小二年，我們這些傻大個兒忽然開了心竅，功課猛進；年考的分數，我已獲得八十四分七。等到高三，我便與陳季二君包辦了月考前三名。大約我和陳君考第一的時候最多；記得一次月考，我十二門功課，有五門得一百分；年考的分數是九十二分幾。

這些年幼的同學全被壓下去了。我們傻大個是北方人，開悟得遲，這幾個小孩是南方人；又且吳國楨們家中都請了教師補課，而我們是自己摸索。我的功課所以不好，最吃虧的是英語，因為我是由私塾編級入校，連二十六個字母還認不全。我自己實在沒法，找到一家英文夜筵，只補習兩個月，便已超列甲等了。

我在班中的地位，高一時代也是很不好的，既吃虧是外鄉人，而又是傻大個、笨貨、到高二，同學等便刮目相看了。同學中受了小說迷，和謎語熱，做過漢口市長的吳國楨君受鏡花緣的影響，拿鉛筆紙冊，寫他的「君子國」。陳寶倉君就撰造八個英雄，以李乾，張坤，八卦為名，要破陣盜寶；他分明受了三十六友的影響。其時我呢，讀小說最多，却沒有下筆。我那時已經開始讀翻譯小說了。第一部入目的是石印本，文言的言情小說，我不很懂；第二部是商務出版的說部叢書「情俠」，和一些偵探，探險小說。

當吳陳二君撰述君子國八卦陣的時候，我開始構思大偵探家了。但實際開始投稿，却是作戲評。

民國三年，高小畢業。我們是春季始業的，由是年起，改制秋季始業；我們就誤半年，才得升考中學。我於是閑居無事，買書看雜誌，熾起投稿熱。我向母親嫂嫂搜求民間口碑，要寫稿寄給上海的小說週刊「禮拜六」；但是不知爲甚麼，那時並沒投成。

第一篇的投稿是「戲評」。月出四十個銅元，定閱一份戲劇新聞（日刊），天天看，自己試著撰「菊園春秋」，署名「菊厂」。而且很認真，自定課程，每星期至少做兩篇。這當然無酬，連一份贈報也得不到；但是一見登出來，雖然賠郵票稿紙，仍是很高興。還鬧了一個笑話，我用了「於戲」二字，其時還不懂這兩字就念「嗚呼」；自己望文生義當做「噫嘻」用，報上也照刊出來。有時候那編輯先生孫谷紉，章棄材也給我刪改。有一篇「靈芝說」，和「吉祥觀劇記」，自以爲文筆古奧雅潔。那時候，袁項城正要稱帝；戲劇新聞和別的劇刊，正爲捧劉喜奎，大打筆仗。

入冬考入朝陽大學的附中，其時我甫結婚，我却搬到學校附近的公寓裏去住。

中二同學陳君曾問我：「報上的菊厂是不是閣下？」我得意極了。

在中華的童子界，商務的少年，學生雜誌，也都投過稿；有時是小文，有時是一幅畫，有時翻譯英文課本中的小故事。少年雜誌登了我一篇「財神與乞丐」，我第一次獲到酬金，是六角書券。隨後「禮拜六」周刊復活，改由周瘦鵑主編。我投去三篇小稿，得到瘦鵑的一封信，我什襲珍藏的保存下來，然而丟了。稿也登出兩篇，「茗盃餘話」和「京津道上」；說是有酬金，到底沒給錢。

在朝大附中修完二學年，附中因人少而解散；我改入京兆一中，結果倒退了差不多一年。從前我的文因胡亂模仿，非常怪誕，到这才稍稍入了正軌。

○ ○ ○ ○ ○

大時代跟着到來，五四運動震撼了青年人的心。我們學校首先受了新文學運動的刺激，是同班劉丹岩君和我。我兩人同視聯席，同看新刊物，同讀白話詩，還辯論過多少次。校中第一篇用新標點寫的白話文，便是劉君和我的文章。題為「美國改持霸國主義論」，劉君作的是讚，加了許多歎號；我却是很長的一篇語體論文

。結果發文的時候，我向來在前六七名的，此次直耗到末後，國文教師才將我兩人的大作發還，原文一字未改，並且說：「作演說是可以的。」作文當然不合了。等到畢業考試，監考員到場時，和學監閑談，問到學生們有作白話文的沒有？我和劉君遂給學校露了臉，學監謙以爲傲的說：第五班的某某作過；又笑說：新標點用的不對。但校中圖書館管理王醒吾先生頭腦很新，他的令郎又與我同班，我們就組起讀書會來，新潮，新青年，新刊物都買。因爲月捐圖書費，我和同班評劇家的劉君，幾乎衝突起來。

當五四時代到來時，也正是我慘遭父喪之時；世界主義，互助論做了我精神的慰藉。畢業之後，急於找出路，會到先父供職的那軍隊裏掛名候差，這與我的希望趣味相差太遠。

王醒吾先生和「持平報」有關係，我就大量的投稿，希望在報館作點事。初寫的小說不免有北京小報的氣息；文言的短篇小說力做林譯，曾有一「鏡圓」一篇。又轉了些古笑林，名爲「絕纓錄」；並寫了些短評。周作人先生譯的「點滴」，和「

晨報小說集」，當時對我們影響極大；我這才開始寫新小說，有「釐捐局」，「兩個銅元」，「啞婦」等篇；「兩個銅元」是我妹蒔荷寫的，我修改了一遍，字數皆不及千，但自己很滿意。——時在民九。

○ ○ ○ ○ ○

正經投稿，是民十在北京晨報附刊，魯迅先生介紹的。那時，我已經考入郵局，從快信處得知周作人先生的詳址，我試投了一封信，志在請他介紹投稿，頭一封信却是找他借書，可是又以設立借書處做引子。自以為措辭很巧妙；不數日回信來了，署名周樹人。說「周作人患助膜炎，現在西山碧雲寺養病，由我代答。」另外送我願借的域外小說集，歐洲文學史，並借給我杜威講演。原信是這樣的：

××先生：

周作人因為生了多日的病，現在住在西山碧雲寺，來信昨天纔帶給他看，現在便由我替他奉答幾句。

歐洲文學史和域外小說集都有多餘之本，現在各各奉贈一冊，請不必寄還。此

我的新聞

外我們全沒有。只是杜威博士的講演，却有從教育公報拆出的散葉，內容大約較「五大講演」更多，現特寄上，請看後寄還，但不拘多少時日。

借書處本是好事，但一時恐怕不易成立。宣武門內通俗圖書館，新出版書大抵尙備，星期日不停閱，（星期一停）然不能外借，倘先生星期日也休息，便很便利了。

周樹人，七月二十九日

往來通訊，討論文藝；以後又求見面。其時我厭倦了郵局的機械生活，頭一天日夜工作二十二小時，第二天就休息二十四小時，如此輪流，實在歇不過來。我決計退職，擬考高師，信中順便告訴了周樹人先生。又把那篇「釐捐局」，「兩個銅元」抄寄，請他介紹，說要從此以文爲業。先生對我這兩篇不滿千言的作品，認爲是隨筆，不是小說，但仍給介刊北京晨報附刊和婦女雜誌。對於我這辭了職業考學校，買文章供學費的計劃，周樹人先生認爲失計。函云：

××先生：

來信早收到了；因爲瑣事多，到今天纔寫回信，非常之抱歉。杜威的講演現在

並不需用，儘可以放着，不必急急的。

我也很願意領教，但要說定一個時間，頗不容易。如在本月中，我想最好是上午十時至十二時之間，到教育部見訪，但除却星期日。下午四至六時，亦或在家，然而也不一定，倘此時惠臨，最好先以電話一問，便免得徒勞了。我的電話號數是「西局二八二六」，電話簿子上還未載。先生兄妹俱作小說，很敬仰，倘能見示，是極願意看的。

××先生：

昨天蒙訪，適值我出去看朋友去了，以致不能面談，非常抱歉；此後如見訪，先行以信告知爲要。

先生進學校去，自然甚好；但先行辭去職業，我以爲是失策的。看中國現在情形，幾乎要陷於無教育狀態，此後如何，實在是在不可知之數。但事情已經過去，也不必再說，只能看情形進行了。

小說已經拜讀了，恕我直說，這只是一種 Sketch，還未達到結構較大的小說

。但登在日報上的資格，是十足可以有的；而且立意與表現法也並不壞，做下去一定還可以發展。其實每人只一篇，也很難于批評，可否多借我幾篇，草稿也可以，不必謄正的。我也極願意介紹到小說月報去，如只是簡短的短篇，便介紹到日報上去。

先生想以文學立足，不知何故；其實以文筆作生活，是世上最苦的職業。前信所舉的各處上當，這種苦難我們也都受過。上海或北京的收稿，不甚講內容，他們沒有批評眼，只講名聲。其甚者且騙取別人的文章作自己的生活費，如「禮拜六」便是，這些主持者都是一班上海之所謂「滑頭」，不必寄稿給他們的。兩位所做的小說，如用在報上，不知用什麼名字？再先生報考高師，未知用何名字，請示知。

肋膜炎是肺與肋肉之間的一層膜發了熱，中國沒有名字，他們大約與肺病之類並在一起，總稱癆病。這病很費事，但致命的不多。

小說月報被朋友拿散了，婦女雜誌還有（但未必全）可以奉借。不知先生能否

譯英文或德文請見告。

周樹人，八月二十六日

由這信看，樹人先生要介紹我譯述小說了。我的回答是英文還可以勉強譯述。又批評新小說，我說我最愛的作家是魯迅和冰心，冰心的小說很雅逸。先生覆函承認魯迅就是他自己，又謂冰心的文章雖雅逸，恐流於慘綠愁紅；先生稱許葉紹鈞和落花生的作品不錯。這一封信，可惜我找不到了。但魯迅就是和我通訊的周樹人，却令我失驚而且狂喜。嘮叨的寫了一堆驚奇的話，所以九月五日先生的回信有「魯迅就是姓魯名迅，不算甚奇；」正如今日的白羽姓白名羽一樣。然而「不算甚奇」一句話，我和我妹披函都有點赧然了。

××先生：

前日忽忽寄上一函，想已到。晨報雜感本可隨便寄去，但即登載，恐也未必送報，他對於我們是如此辦的。寄婦女雜誌的文章由我轉去也可以，但我恐不能改竄，因為若一改竄，便失了原作者的自性，很不相宜；但倘覺得有不妥字句，刪改幾字，自然是可以的。

我的新聞

魯迅就是姓魯名迅，不算甚奇。唐俟大約也是假名，和魯迅相仿。然而新青年中別的單名還有，却大抵實有其人。狂人日記也是魯迅作，此外還有藥，孔乙己等都在新青年中；這種雜誌大抵看後隨手散失，所以無從奉借，很抱歉。別的單行本也沒有出版過。婦女雜誌和小說月報也尋不到以前的。因為我家山入數甚多，所以容易拖散。昨天問商務印書館，除上月份之外，也沒有一冊；我日內去問上海本店去，倘有便教他寄來。婦女雜誌知已買到，現在寄上說報八月份一本，但可惜裏面恰恰沒有葉落兩人的作品。周樹人，九月五日

我去拜訪魯迅先生，在苦雨齋見了魯迅和作人先生；我昂然的坐在兩個文學家之前，大談一陣。魯迅先生透視的刺人的眼和辛辣的對話，作人先生的溫柔敦厚的面容和談吐，給了我很深的印象。此後又拜訪三兩次，承作人先生把契訶甫小說的英譯借給我；我譯出五六篇，都由魯迅介登晨報，得了千字一元的稿費。我自己又買了幾本外國小說。但是我的英文很壞，抱着字典譯書，錯誤仍然很多；魯迅先生，作人先生都給我改譯過。

青年人在一個名人面前吐露自己的心情，恨不得把自己的乳名都要告訴他；我於是天天去麻煩，不久鬧得魯迅先生不敢見我了。正與我的同學劉丹岩一樣，他也是因為傾慕胡適先生，天天去起膩，終於被胡適之熱趕出來了：「請你到那邊談談去吧。」

這也是循環往復，我至今也是天天要收到幾封信，不時接見不相識的朋友。

魯迅先生所給予我的影響很大，尤其是他的文藝論。曾談到當時小說的題材，不外學生生活；魯迅指出這一點，我就附和說：「是的，這樣題材太多太泛了，不可以再寫了。」魯迅決然的回答：「但是還可以寫。」又談到當時的作者，為表現著同情於勞工，於是車夫乞丐紛紛做了小說的主角，我說：「這真是太多了，應該變換題材了。」魯迅又決然的回答：「但是還可以寫。」是的，這只在乎作者個人的體驗與手法。他一連幾個「但是」，當時很使我詫然。我的那篇「蓋捐局」，寫一個賣雞蛋的老人，被蓋捐局壓榨；曾用「可憐這個老人，兩手空空的回去了。」這樣的句子，魯迅先生特意給我一封信，指出「可憐」二字近乎感嘆；可否換用「

只是「二字，我以為這一封信，可以看出魯迅先生爲人來；第一，他告訴我作小說不可夾夾議；第二，他告訴我他的不苟精神。「世故老人」是長虹攻擊他的惡諷，我却以為這四字正說盡了魯迅的特長。先生對自己的作品認爲滿意的是「孔乙己」，他說：「這一篇還平心靜氣些。」但我喜愛的却是他那篇「藥」，和彷徨中的「傷逝」

我不聽魯迅先生的勸告，果然賣文求學的計畫歸於失敗。等到舉室南遷被匪，一敗塗地，又逃回來；我就不得已，在通州就了私館，從此斷了求學之念。我的東脩不足贍家，受了朋友勸告，正式開始了投時的賣文。譯作小說，搜輯趣話，給北京益世報，每月得六七元，稍補家用，每千字賺得一元。

我旋失業；經過了極大困苦，極大掙扎，認識了世界日報的何仁甫君，承他陌路援手，推食解衣，介紹投稿；以千字一元的代價，於一個月內，給世界日報的「婦女界」寫了一萬一千餘字；給酬時却被主者核減爲大洋四元。我因一怒，從此擱

筆。何君自覺對不住我，我去了一封信，解釋權不屬彼；偏偏這封信又被編者看見了，——但這事與編者也無關——引起了誤會。

但是一萬一千字稿費四元，到底給了我很重的打擊，深信魯迅之言非欺我也。這樣子累死也吃不飽飯。

何君又告訴我：共和新報，民立晚報新出版，我就每處去了一封自荐信。數日後，共和新報來信很客氣，民立晚報來信很簡捷，但說一時沒機會，容後設法。但只隔了半個月，民立晚報招了我，當校對兼寫銅版，月薪二十元。却是發薪時，又被社長太太扣了四元。說是給他十二元，他也幹。結果是十六元，果然我幹了。不幹怎麼辦呢？我失業已一年了。

不數月，民立晚報因登「萍永相逢百日中」，而被停刊，我又失業，可是暫時不敢賣文了。

直到民十五，世界日報明珠版招聘特約撰述，我又承何君指示，以通夕之力，寫了短稿七篇，投寄了去。由明珠編輯張恨水評定，結果就選中了我。到宣內未英

胡同，和恨水接洽；我詫異這個文人，如此巨眼嚮喉，但他的嗅覺却靈敏。面談之下，他說：「K先生可以每天給明珠寫一篇稿子，有功夫再給夜光寫一點，三五百字就行。」哈，每月十元，而且是每日兩篇。我方才省悟，那一萬一千字的稿費四元，並非希奇事，一向如此的。但我不能不做，就作了起來。事後才聽說，這次特約撰述，實在只選中我一個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恨水先生，那時的稿費也不過千字二元。文人是如此的不值錢，至少在北方是這樣的。現在我的稿費版租固然較多了，這無非是投時，倏倏；而況且俾夜作晝，弄出心跳，肋痛，吐血的病來。扶病賣文，只怕不是快愉的事吧，然而沒法子避逃。

（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一件簽呈

我由民元到北京，於民十七夏跳出如火坑似的古都，逃到天津。初在報館作事，後來由編輯當了外勤記者。我訪的是政治新聞，就時常到市政府去。市府秘書長是老書生，我和他很談得上來；他拿我當小孩子看待，有一次我分明聽見他對別人說：「×社的那個小孩來了沒有？」

到民二十，政局改變，秘書長接任××局長。我服務的那報社有停刊訊。盤算到將來的退步，心中正煩悶；直到下午三點，我才由家出來採訪。我剛走，家中就來了信差找我，教我快到市府去。我施施然到了市府，劈頭看見四輛汽車。「這是有事！」立刻觸動了我的新聞鼻，跑過去正要採訪，而秘書長和幾位隨員出來了。

我迎上去問：「秘書長那里去？」

「到××局接收去；來，你幫我忙去。」

我懂了，我說：「秘書長大喜！」

然而我沒有全懂，我的一個朋友，在市府當科長的C君在旁笑說：「秘書長大喜，你也小喜！」大家笑了，我這才明白：所謂「幫我忙去」並非要我登「就職消息」。我遂忽遮間作了六個接收員之一。但是我很為難：「我不會公牘呢？」

「那沒有甚麼，你一學就會。」

我這麼糊里糊塗的入了政界，做了小職員，一開始，在科主稿，出外陪局長視察，會議作紀錄，又辦宣傳，很忙很紅。但我是書呆，所以老書生的秘書長才看取

我；但終於不久，我在局中作了一件呆事。查辦某附屬機關，我竟認真的查起來了，結果弄了一身刺。

又不僅此，長官拔取四個被救濟的女子做本局練習生；因為視察，選取，都是我陪同局長辦的，這四個女子入局之後，自然任誰也不認識，而只認識我；因為認識我，自然有了難事，就煩我替她們轉達，而又由此弄了一身刺。

這機關女同事很多，足夠一打；我服務的那一部分也有兩三個。內中一個，就稱為蜜斯L吧，她才十九歲，她是浙江人，有未婚夫的；她却孑然一身，跑到北方來作事；因而局中對她有種種揣測。這個女子却乖覺，和男同事接近，單找已經結婚的，貌醜年老的。於是同事斜眼C與我合了她的避嫌條件；有時她向長官請示公事，反而轉求我們作她的翻譯，她的南方話和長官的山西話果然是格格不投的。

當新舊交代時，因為也算是一「換派」，全局舊員掃數解職，宿舍空了，蜜斯L的宿舍連電燈也沒有了。她大概駭怕，請求裝電燈，又託我在外找房。相處熟習了，也常在一處彈棋，打球。我們的直屬上司，現在姑且稱之為長登科長，年紀青，

自以為爲很漂亮，大概很願和密斯L親近，因此尤嫉妬斜眼的翻譯差事。一次L和斜眼打球，長髯科長來了。「科長打麼？」「打一打。」接球拍時，不知是故意，還是不小心，他的手抓着密斯的手了，密斯L把球拍一摔，甩手走出去。長髯科長很僵，既媿且怒。

斜眼常請密斯看電影，吃飯。科長也要請，她拒而不去。科長惱了，用他的土腔，一頓一頓的質問：「怎麼，一樣同事，他請你就去？」斜眼請了半天假，說是到車站接親戚；同日密斯L頭痛，告假兩小時，而科長不准：「怎麼，他請假你也請假？」

斜眼有點担承不住，不知用甚麼方法懲息她，到底科長也花了一元大洋，把這個女同事請了一回。

這些事與我不相干。不過後來，斜眼不知因着何事，被L看不上，忽然疏遠了。而斜眼是本科主稿，頗有一兩月，拿公事擠兌密斯L。科中傳爲笑談。

這些女辦事員又向來無事可辦的，從前她們以剪報爲重大工作。但現在有了剪

報室，一月薪二百元的一位秘書，率領月薪十五元的四個女練習生，一天到晚忙，口口聲聲太累；閱讀，剪拔，分類黏貼之後，便是呈閱，蓋章，歸檔；歸檔之後，交架塵封。科中剪報工作沒有了，當她們或他們（男辦事員）填工作報告時，只有「在科辦公」四字好填；有的呆鳥居然填「在科閱報」。她們爲了找事做，便找主稿人員要點抄件。主稿的，只有我和斜眼的抄件多。秘斯工既與斜眼鬧彊拗，當然願欲找我，把我編的本局公佈消息，記錄，報告，用小楷謄清，算是能登功勞簿了。我後來教他們一法，在工作報告上填寫：「上午在科辦公，下午調卷，整理本科文卷，繕寫簽呈及報告。」再發表點工作意見，足可交卷了；這總比「在科看報」強得多。

秘斯工忽然病了，她命局役請我到宿舍，一看，臉黃黃的。坐在床上，衣襟未掩，露出肥白的大腿，蓬了頭髮；我踉蹌的站着。四個女練習生與她同舍，寒喧讓坐。我就問了問工，依她的意思，給她的朋友丁打了一個電話；但這時打不得，須到下了班沒人時候。爲甚麼呢？「怕他們造謠！」當然我照辦了。

然而L很苦悶：常對我訴苦。局中同人慣造謠誣，饜她們，她一想起就忿忿。當新舊交替時，她說，她命局役去請她的舊上司W科長，問問他：她當怎麼樣？辭職呢，還是等着下條子停職？請W替她盤算一下。女宿舍一片空房，只贖她一人，又要退房，又撤了電燈，請W科長給她想辦法；因為女子住旅館開房間不好聽，有沒有地方可以借住。如此而已，但經局役一番傳話，就改了詞了；「W科長，L小姐請你，她在宿舍，一個人駭怕。」這已經够受，而隔日有枝添葉，經過多人的傳述，居然在「她一個人駭怕：」之下，加了「……請W科長過去做伴。」並且說得親眼活現，「當局役請W科長時，正在舊局長座次，舊局長也變了色說：這L辦事員是怎麼說話！W科長也羞得滿面通紅的，趕緊退了出來。」云云，又隔了些日子，居然人們說：W科長是日果然來做伴了。

像這些謠傳，又險些弄到我身上來。一個門房啾啾咕咕的對我講：「K先生，我報告您一件新聞。你們科裏的L小姐，昨夜九點鐘打電話，邀她的情人T出去了，到十二點還沒回來。」我故意問：甚麼時候打的電話？說是「九點鐘。」我又問

：誰打的電話？「L小姐自己呀，您瞧，這是甚麼事，她能託別人打麼？」我聽了
一笑。門房所以報告給我聽，因我是報界出身，要向我打聽T和L的秘密到底怎樣
。他却不知昨晚六點半，替L打電話邀T的就是我。——可是，到底我也惹了一身毛
，那已在半月之後。

我上午在科辦公，下午到宣傳室招待記者，公布新聞。招待室恰在女職員新宿
舍隔壁。有一次L和我和惠君彈棋，我輸了六瓶汽水。他們故意敲我，知道我從來
不請客。汽水買來，不是時候，沒加水鎮，打開來嘗，溫暖的，一點也不好吃，我
一笑下班了。我對這六瓶汽水，正要叫聽差拿去；恰巧下班，四個女練習生從窗
前經過，內中一個說：「K先生今天請客？」我笑了：「妳們喝熱汽水不？一人一瓶
。」她們說：「嚇，K先生今天真請客？」我從笑聲中回家了。

第二天，我就覺着古怪。又隔了幾天，長腔科長吞吞吐吐對我說了許多話，一
點不得要領，我不懂他甚麼意思。又過幾天，新聞界朋友也向我說了一些話，我還
是糊塗。直過了半個多月，我和友人秋白夫婦，蜜斯L及T偕赴南開看戲；這是他

們幾人故意逼我破鈔請客。我沒法子規避，我說沒錢，而L小姐拿出五元來說：「借給你。」我只可認頭，一闕上了南開。聽了張伯苓的演說，又看了王君直的姪女的新劇「太太」，舊劇「探母」，還有粵劇「貂蟬」，草裙舞。在會場遇見市府科長友人C，他把我調開，告訴我幾句話，請我檢點，不要和練習生接近。局長那個老書生，還怕點我不透，一日他自己又附耳勸告我：「少跟她們女練習生說話，她們沒有自主的知識能力。……」

這未免冤枉。若說我和密斯L接近，還有點道理。我們本來不錯，L每晚到秋白夫婦家玩耍，就是我的介紹。

我疑悶了許多日子，直到××局改組，纔發覺了真相。給我造謠的竟是姓H的門房，他對內中一個女練習生G懷着企圖，因而對我生了疑忌。G曾對我訴苦：「門房不拿我們當職員看待，H尤無禮，曾直叫我們的名字。」——可是天下事出人意外，等到鬧出了笑話，四個女練習生被送回家時，而這個G竟下嫁了門房H，做了他的側室。

我初入局一時很紅，半年後爲了幾件小事，惹得長官不高興。頭一件自然是一少跟女同事說話。」又一件是爲索公務員出勤車費，當時各局照例都有，本局前任也有。第三件是辦函稿答覆一個要敲竹槓的傢伙，措詞太直了，長官認爲缺欠公體，上照例的圓滑；本來在公牘上打筆仗，也太那個了。第四件，是看出我有失官體，「不像機關人樣」。

末一件事很可笑。我在宿舍放了一份舖蓋，我却天天回家睡覺，除了值班時候。我的家就在局後一條小巷內，巷狹室隘，沒有男廁。有一早晨，我急匆匆往官廁跑，想必科頭倒屣，衣貌不整，教長官瞥見了。他猜想我是這樣從局中宿舍跑出來的，一個公務員，可是穿短衫，大清早往街上跑，這真的有失官體了。長官很不悅，當歡送他高陞時，他對新聞記者我的舊同事批評我：「××工作很忙，也是個好手，就是不像機關人。他的手筆是好的，但是文字有毛病，話太硬。」

有一夜，我訪友人秋白夫婦，偏偏他沒在家；我隔着鐵門往裏探頭，想看看他

那房間的窗上有燈光沒有。沒有光，我回去了；隔了半小時，又去巴門縫，我可就被密探警察綴上了。我竟不曉得那裏剛出過盜案。直綴到我家，把我盤問一遍，直到我拿出名片來纔罷。可是當這探警押着我往家走時，又被局中人瞥見了。我說：「糟！恰巧這一天，我剛聽見長官對我的譏評。我想趕明天可不知出甚麼謠言呢。我一想，寫了一件簽呈。這件簽呈措詞很可笑，自己看着也忍俊不禁，會錄入日記中。現在，我就把女同事一案，和失官體一案的日記紀載，都摘抄下來。」

二十年七月一日 俗謂：六月六狗涖浴，秋白適誕生此日，零園昨以見告。秋白孩子脾氣，好惱人，不去恐他不樂；偏余僅存二元半，不得爲禮。是晚空手往祝壽，飽啖而歸。臨行，秋白大聲曰：謝謝。

七月二日 下班時，上語予：欲投稿一爐半月刊。長脖科長譏之曰：以若所作，可登大公報兒童版。城來自平，買草帽一頂。

七月三日 上憤然告我：伊未婚夫來信，有「我十二分放心你，但又十二分不放心你，因爲時間過久了。」及「願勿浪漫」等語。並詰上現寓何處，「能告

訴我麼？」L因此大恚。

一週前乾兒子×××突厲聲問L：「聞若欲歸，何猶未走？」以是知殆有進讒者，意有未足，更離間人家未婚夫妻，心勞計拙，何苦來哉。一旬前，局長忽耳語我：「少與女同事說話。」殆莊孫等合謀見誣。L爲人黑白太明，於所不屑，色拒千里，此所以招怨也。

七月四日 傍午女練習生M到科，當衆謂予：「K先生，L先生找您。」何不避嫌乃爾？視之宿舍，則病矣，欲就醫，憚於獨往。予慰以勿過生氣，閑話謠喙宜淡視之，苟求無愧我心耳。小恙容覓醫診視。下午三時，以友人傳醫師住址付L。L色黯淡，汪然欲泣，促就醫，則謝不往；以爲孑然女子身，至不便。即欲爲延醫來診，則僅存五元，發薪不知何日。擬同往就診，顧當謠喙孔張，心實不敢。言次喟然曰：「真難！」L本羈旅一女，年甫二十，幼喪生母，謀歸不得，寓局不便，時見中傷。而二三妄人挾卑鄙心來相冒瀆，L忍之不堪，拒之賈怨，傷哉。

T來，L之友也，謂莊孫適警彼：「宜檢點，矜名譽，少找L女士」云云。吾早知莊孫戲L已非一次；既碰釘，乃以司閹爲耳目，欲尋L隙，而L一天真漫爛少女耳。秘書室雪亦嘗峻拒莊孫，徒以雪有手腕，莊遂計無所施。予因告T；不妨一言自辯。

七月五日 午間，L就與予語，謂新舊交替，苦無退步，問應如何則可。繼謂時蒙誣謗，心殊拂鬱，日來悲泣五次矣。更無一人相慰，即可與計決疑之人亦無之，誠孤兒之不若也。予慰曰：某雖不足分憂，尚可決疑。T乃君之良友，亦足與商。L粲然笑曰：於今共話，即等犯法作賊，又焉得暢訴無忌？予默然，忽長臂闖然入，賊眉鼠眼，窮詰何語。

七月六日 星期日，嫁婢來告貸，口出怨言。予於五月兩次移居，六月值端午節關，又逢減成發薪，又值陝災捐賑，官場更不時有小應酬，竟益不支。親友不察，疑我富有；於是無地告貸，有人求幫，處境反愈窘矣。

七月八日 請領出勤車資，被痛駁

七月九日 放假一日，天雨。昨夜憤懣通宵，今日悵惘無聊。讀清代通史。

七月十日 ××來函，述失業赴平，多寒暄語，知其意別有在；此其第一函，故未及談耳。伊前閒居舊京，屢訴窘苦求荐，其辭懇懇引予爲同調。比稍得意，面目驟更，口吻尖刻如故，且噬陷荐者，大爲同輩不齒。今甫抵平，故態又萌，予已待之矣。

七月十一日 早得××快函，不禁令人有「又來了」之感。剖視之，果閱報知C長××處，欲爲孟和謀事。而不知彼之窮則搖尾，稍紓則「一百個奏不著」，同輩於其退出×報時，早已目笑存之矣。午後孟和果來見訪，告以已得××函，自當說項，但恐事遲無效耳。

七月十二日 士林洋洋然來，彼從出×報，即任××通訊社外勤，而以社長自命，頗在外做不要臉的活動，自謂領各機關津貼，××四十元，×局×局各二十元。此次欲見局長，請所謂稿費十五元。局長令予代表與談，彼乃云：局長業許之矣。此子庸妄，莊孫之流亞也。耘薪來訪，飄飄然以玩世自命，予獨洞

肺肝，蓋嬉皮笑臉之小滑頭也。白林美之曰：滑得可愛，此子乃愈得意。

七月十四日 午，偕L訪秋白夫婦，蓋爲L找房也。四人遂聚談時許，秋白留餐。予先偕秋白出；L留與秋夫人談時許歸局。秋乘間請予：此卽她耶？予曰：「吾子七歲矣。君所謂她之他，名×××。」

七月十五日 L就予大談秋白夫婦，言次意似甚悅。獨昨日予請伊刊小照於北畫，伊遜謝謂：「不好看。」秋釋之曰：「倒不在乎好看。」L乃引爲不足，今日猶介也；可知女子愛美，自矜其貌。每予戲談伊漂亮好看，或談其天真，則往往赧然有得色。其實伊不爲美，特意度天真，體態苗條，時露小兒女態，爲可愛耳。然其人實有判別力，於諸男同事齷齪相，辨之甚明，蓋頗有鑑人之力，爲可異也。

今日L勸予偕往秋白家，言欲拜秋夫人爲師。秋夫人溫柔仁藹，賢明識大體，同輩皆敬之，有母儀天下之概，無怪L一見傾心，欲常過從，此拜師之用意也。

- 予與L過從漸密時，卽愆意L往訪秋夫人，其意有二，一、L隻身在津，

Ma Chien

Lu

一柄 話一

我的新場

當苦孤寂，得此良伴，可慰其情；且同爲女性，又均南人。二、L在津無保護人，苟遇緩急，男友不如女友。即如上街，若獨行無伴，輒被匪類釘梢；今予使與秋白夫人爲交，當免許多是非，亦可息却謠言。

七月十六日 L又慫恿我往秋家要書，並問拜師看房。早班後到秋家，秋突謂我：「你與T爲L吃醋打架，滿城風雨矣。」真怪事！老T欺我瘦弱，常思挫我。不意日前戲角力，連被我顛撲數次，最後將他扳倒在地。彼吃虧大嚷，逢人告訴，謂我用沸水潑他了。問其故，彼僅云：鬧玩鬧急了，聞者却替他補出鬧急的理由，說是因爲L。T真渾虫！

我與秋白談起L來。論到她的未婚夫×××和她在局情形。謂伊對同事太嚴冷，又好淘氣，且隻身作客，故對她謠言最多。因囑秋夫人照應她。夫人說：房錢可設法核減，包飯却麻煩。

七月十九日 與L訪秋白夫婦，吃飯打牌，游××花園，鬧了小半夜，耘薪及T均偕。L拜老師師母，對秋白叫老師師母，叫得恁響，這小女子真有趣。

七月二十日 秋白邀L及予游湖，我託病未去，篋子上街買書。

七月二十日 L說游湖之樂。晚，秋白抱兩個西瓜來看病。於是又到秋家玩牌，L已先來。十一時，一同出來。

七月二十二日 昨夜大雨，鬧臭虫，困極，又遲到。

八月七日 本局發現奇弊，司閘私拆並擅扣職員函札，且竊取函中五十元匯票。女辦事員李××數月前由籍匯來五十元，竟未收到，往返函查，乃收據上赫然見傳達室之戳記。

局中又出新笑話，宿舍男女職工早晚出入，飭均登記，司其事者則委諸HW二門房，可謂有權。不知誰出此妙計也！行之數日，鬧出不少笑話。一、H出去，三點半不關門；兩司閘在局，十二時即上鎖。職員觀電影，游花園納涼者，皆鎖在外。二、司閘對女職員皆無禮，（對女賓亦然，秋夫人訪L，碰一釘子。）藉此登記，大張威權；女職員嚇得一步不敢出，以免被他們登記時，故意顛倒時間。三、男職員劉馬二君開登記事大罵，故意遲歸；徘徊馬路，至三時

半，容H嫖完歸局，關門上鎖，然後叫門。四、工役王某因事遲歸，司關欲登記；王正色曰：要登記須公道，你們別忘了三點半。司關竟軟化。

八月八日 私拆函件，竊取匯票案，聞將由調查入手；妙不可言。事發幾日矣？聞乾兒子令司關負調查責，尤妙。

八月十三日 李××上簽呈，請嚴究不法工役。事關局譽，及局員書信自由，料長官當拘訊涉嫌者，或逕送公安局，然而不然！鐵忱自南來，秋白設讖，邀予及工陪，白林，葉唐，永清均在座。鐵忱大贊予所作「家風」，謂為有力諷刺。白林怕我借錢，口稱只贖一角；及到冷香室吃冰，初云寫賬，終拿出十元鈔票。於冷香室才見所謂「南北瘟」迷死妙，略有姿色，脂粉甚濃，作笑態傍秋白而坐，儼然××也。鐵忱與予向秋大開玩笑，秋白怕登報，力說噤聲。隔壁有人識秋也。

八月十五日，晚訪秋白，與工同游河畔，彼此鬱鬱不樂，於目前生活頗感厭倦。散步共談，忽一男子周旋左右，吾輩行則行，止則共止，殊可厭。工因告我

：「我一人不敢出門，即懼此輩。」予因語以荷妹在棧時，亦被不相識男子追逐。

八月十八日 今日本局二週年紀念，演說攝影後，開始游藝。局長榮任×省教廳，言中已露別意。

八月二十日 局長大放起身炮，新委者數人，加薪者多人。聞新任夾帶中人頗多，人皆自危。

八月二十二日 次兒病。晚與秋白夫婦及工作竹戰。伊好翹張揭底；一語譏諷，惹惱小姐。僵持良久，我戲驚呼，唬伊一跳；伊勃然而起，誓曰：「明日不理你了。」群譁笑：「若不理，何必明日？」

八月二十三日 向上賠情，她負氣不理。聆嵐及T告我；局長批評莊孫及予，仍不脫記者習氣；謂予工作尙忙，莊孫直是率拿乾薪。又謂我言行不檢，曾目睹我科頭短衫，徜徉街頭，太不像機關人樣。真冤枉人，局長不知我之科頭短衫，乃自家中出如官廁也。

晚六時，禮堂公譏新舊局長。久候新官始到，貌癯身長，似一師爺，猶未及舊任尚有學者氣。照例演說後遂開譏；予因謠喙紛集，心怏怏不樂，引杯大醉而歸。九時訪秋白，因階臨街樓窗電燈未明，小野旋回，即赴官廁，乃爲警探踪躡！比經解釋，疑竇始消，乃因此觸動前此無故被嫌事，大恚怒，又不知明日作何謠傳也。忿握筆作簽呈，一吐積悶。

八月二十八日 聞謠簽呈繕就，先携訪秋，秋白讀之失笑，然以爲未臺戲不必得罪人。但我忍耐不得，終送到局長公館。

呈首云：

本局近來蜚語紛騰，殆緣一部職工罔顧大體，或無知而造奇謠，或有心而肆惡謔。甚則將謠進讒，借無根之談，爲修怨之具。一吠百和，資爲話柄，言者無罪，聞者滋疑。事不干己，誰肯揭穿？身旣被誣，辯亦無當。……「末謂：「前者×由河北移居××里，恰當局址後身，相距數武。×家無廝養，日用所需旦夕購備，固統須自出。偶有一二次，與局內職工相值道周燈下，

不謂身係蹀躞自家門前巷口，竟疑蚤夜臨局，意果何爲？又有一二次，×科頭短衫，出寓如廁，實爲內急，初非出游；或復意爲衣冠不整，倘徉街頭，無乃有失官體？詎知×家湫隘如籠，更無男廁；短衫頻赴街頭，祇爲趨登廁所。夫如廁謂之更衣，斷無正其衣冠，如見大賓之理！不意因此傳爲笑柄，闔局全知。抑係旁敲側擊，微諷輕謔之辭，既不容認真，尤難於置辯。竊以此等瑣節，固無傷於大體，然使顛預頹廢之狀，有醜畢呈，殊非青年官吏所宜有，亦至遺笑於大方。除尅日移居，俾離局稍遠，並嗣後律身益加檢點，如廁必著長衫外，合亟陳明，仰祈鑒察。……

這便是我的日記「局中人語」的一部，中間有刪節。這個簽呈到底投上去了；其結果乃是長官老書生從此不理我，我也不在乎。

我的生平，頗經波折，獨少桃色的一頁；這一頁聊備一格吧。至於L小姐，我和她不久也通話了，那是在「換派」時，我們的地位都飄搖不定，各忙着想辦法。在馬路上相遇，密斯L先下了車，我只好也下車，忽忽立談數語。她又說：這一派

沒有認識人，要辭職回南。我安慰道：不要緊，我或者也能想法。後來我和她的地位都得保留，就此恢復了友誼。但是她已經隱有去志：一者謠多，二者她的薪額減少十元，幾乎沒法維持了。她會請我看過電影，吃過茶，（當然我沒請過她，我就從來沒請過客。）但我應她邀請時，我不獨去，把我的七歲兒子帶着；我家千里駒給我丟了一個醜。出門時候，她說：「坐洋車還是坐電車？」吾家千里駒說：「坐電車省錢。」L小姐笑了。

我終和L小姐疏遠了。當我們無端被新任減薪時，全局怨言載道，可是不敢有所表示。書記室人心最齊，曾先發難，我們也相繼有所聯合。科長秘書們看鬧得不像，以調人的口吻來排解，來鈎稽主謀；密斯L臨陣退縮，幾乎有賣友之嫌，且以與窮書記聯名為羞。我怫然不悅；願意受，就不該出怨言，想復薪，不要怕開革！「小姐到底是小姐，女人到底是女人！」把她排揅了一頓，雖她認錯，已給了我一個不好的印象。而在這之先，從別方面又聽見關於她的出身的奇謠。她觀人處事，於女氣稚氣中，保持着充分的老練，這不是二十歲女子所能有，到底她是怎麼個來

歷，成了奇謎。一日下班，我把工叫住，去當值的屋子裡徘徊小時。這真可訝，一個人無端被盤詰，被誣猜，乃至被揭破隱情，必然羞憤，憤慨，至少也要激昂，而她不。她口頭力辯，表情上很恬然；她的心靈並沒被我這意外突擊擾動，她能這樣鎮定麼？這越發是個謎了。

我們漸漸疏遠。忽一日，又是換派。早晨，我于于然進科，來到自己辦公桌上，寫字版角，留有她的小小一張名片；女練習生也帶來她的告別的話。從這小名片上，我才曉得她的號，姓 L 名 × × 字 × 琴，名很雅，號極俗。

她走了。但我腦中留下殘影。

(二十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三 篇 文 章

二十五年冬，咯血一口。友人勸我捨離都市的奔忙生活，鄉居教書，可以養病。爲窮人打算，此計甚得；但我拖了一身債，不能站起來就走。我友匯來一筆款，把我贖出。我遂於次年春，携妻子，坐長途汽車，南下霧臺。我與仲弟夫婦多年同居，此次爲了各人的職業，暫作離別，析居另度。長途汽車只顧載得客多，所謂排

座的人把搭客擠了又擠，一個旅客僅能估尺許寬的座。生平多歷人間苦，這夾板罪還是初嘗。久客都市，深慕田野，想着一到鄉校，精神可振；但是去的不是時候，在途上過眼景物，盡是黃塵衰草；到了地頭，茅舍土垣也都呈灰黃之色；往來農家臉上也似籠罩了一層黃塵，乾枯而不潤澤；冬來的北方鄉景所給我的印象，並不愉快。土民口吻倔強，談話好用反詰語，乍聽似吵架。你問他：「茶杯在那里？」他的答語決不肯說：「我不曉得。」必然是「誰知道啊，我知道啊！」一面講，一面替你找；找得了，他就說：「虛，這不是麼，這不是在這裏麼？」

剛到霸州，吃虧不小。鄉下人也如平津市僧欺侮老嫗那樣，我們買東西，處處比別人化錢多。乍到安家，購柴買米，一個校役，一個女做活的，（他們是叔嫂關係）一賺一偷，頭兩月的薪金，我幾乎都奉贈他們了。就米麵一項，在津時我七口之家加一個女僕，月費不過十五元；到了鄉下，少仲弟夫婦，月費反倒二十三元，這是校役及其令嫂的手法。

鄉下人機詐之心比起都市，究竟好得多。起初他們未免欺生；處熟了，鄰舍們

互相關照，倍有親情，買東西也不多訛錢了。我初到校，看慣都市，覺得校舍欠整潔，學生欠活潑。然而同事們相處很好，學生對先生也似家人父子一樣，在路上望見就招呼一聲：「老師！」跟着深深一躬；不像津校學生下了班，路遇教員，把頭一扭。

校中過於看重我，多以筆墨相煩。縣府也知道了，有時找我作文章，撰碑記。我的這點把戲全由目治得來，既無師承，無本之學，這那里弄得上來？又推託不開，難免受窘。我担任三班國文，每星期有三堂文課，要改一百二十多本卷子。同人之間以為這是繁重的工作；別班國文教師田君每週看幾十本卷子，天天要改幾本的，因此顯得忙，時常要悞。我却筆不精而手快，作文時我當堂就改，容得學生交齊了卷子，我已改出三分之一；賸下的留待星期六晚，星期日晨；同人同學詫為敏捷。其實在我們幹過新聞記者的，尅鐘點交稿子做慣了，並不以為煩難。

新任縣長是個詩人，工詩善畫，書法也精，尤長於畫佛；我在津編××畫報，和他有一面之識，此地重逢，恍如舊雨。他既是文人，一到任就觀風課士，赴校參

觀，聽學生演說會，加以評騭。他高興做這些事，指導學生講演的姿式，腔調，訣竅；給學生留下十二個講題，下星期六他要來面試。這些講題都是一個字的；「勤」，「儉」，「恒」，「羣」之類，十二題共十二個字。依我看來，這種題似狹而實寬，但中小學的孩子們作這麼抽象的題，未免不倫，也太難了；於是也就給校中的國文教師找來了活計。一個個的學生皺着眉求指導，「這怎麼作呢？」

我看他們為難的情形，只好替他們想交差的辦法。指著講題，先給他們講解題旨，指陳作法。我告訴他們：如「勤」字題，可以隨意變化為「勤的效用及方法」，「勤學與苦讀」，「勤工與惜時」……這樣說了，有的欣然走了，自己去預備；有的還是眼巴巴的望着我。我笑了，把這講題寫在自已的紙上，寫三篇；「恒」字一篇，由我口述，教學生筆記，用排偶文作成五分鐘的一篇短稿，交給高小二年男生周××。我對他朗誦一遍，教給他何處應當聲調高，何處應當頓挫，何處應當加手勢，命他覆誦表演一回，一一加以指正。「羣」字題該著中二女生陳××講的，程度較高，我就替她寫成類乎科學論文的一篇東西；由烏合，蟻聚，蜂衙，雁行，說

到野馬，人猿的羣生活。撮拾了許多動物珍聞，排成三五千言的一篇講稿；說到人猿聚族而居，會六七十句猿語，獅子都怕它。又說到蟻鬪，乃由於兩羣蟻穴在地上穿通，發生了亂羣現象，它們才爲「爭地盤」而鬥，借此比附到人類的生存競爭；不能羣爭者必亡。還有一個中一的男生姜××，他找我已晚，來不及了，好像是個「仁」字題，我把論語翻給他看，教他把一部論語的仁字編集在一處，教給他怎麼貫串，怎麼講演。我所教的三班學生，我都明明予以幫助；別班的應講的學生，自然也各找他們的老師，求教捉刀。

到演說競賽這一日，縣長蒞會，科長紀錄，校長奉陪；我獨留在一間講堂潛聽。第一個講演的學生是中一任××，用自己預備的演稿，講得很好，但是口齒太快了。又有一個很矮的小孩，講一個題目，列舉十六點，口齒清白，有條不紊；中間忘了兩項，他一點也不慌，在講台上，衆目睽睽下，很鎮定的想。我以爲這兩個學生的成績都不壞，可列前三名。但結果竟是論「羣」的女生陳獲得第一名，第二名是中二女生孫××，講稿由校長修改的，第三名是講「恒」的周生。這前三名都有

獎，縣長親寫詩扇，每人一柄；第一名加增一幅「琴條」，算是我考上第一名和第三名，校長考中第二名，田先生落第了。

縣長批評說：周生聲調抑揚有致，陳生蒐集題材甚勤。我和校長相視失笑了。我說：「你猜這些獅子老虎，馬蟻打架，都是那裏搜來的？」校長笑了：「我怎麼不知道？你是從野人記上看來的。」人猿泰山，縣長不曉得，却瞞不住校長；我們忍俊不禁，又笑起來了。

○ ○ ○ ○

鄉村生活，春夏秋皆佳。在這裏暮春時候，出門小立，彌望皆綠，精神一爽。抱小女，携兩兒，徜徉校後小河岸邊，或散步田間，一草一木都很新鮮。入夏聽蟬鳴，悠然萬慮皆空，反覺心曠天長。一到九點，我就熄燈，早六七點起床。康健漸漸回復，生活力也慢慢加強，覺得活着也還不錯。友人又勸我在鄉間積資置產，我也有了久居之意，我妻商量着要租地種棉，又要給我做豆豉吃。——然而，事變起，飛機來了。難中，我吃了兩三個月的棒子麵，越吃飯量越大；冬風乍冷，我携眷

重返天津。於是賣文教書，又贏得第二次的咯血！

（二十八年十二月二日）

兩位恩公

兩位恩公，一位是當外勤記者時，刺警獲赦的施劍翹女士。由於訪得施女士出獄的消息，我才打開了新聞報道的成功之路。另一位恩公，却是做小說作家時，「十二金錢鏢」小說的女主角柳葉青姑娘。由於柳姑娘的仗劍登場，替我獲得嗜癩的讀者，又給我開拓了刊稿地盤。我不能不感激她們。

民十七我在S報，與雲心兄服務經理部，給W經理當書記。我兩人對坐一桌，面面相覷的，挨W經理的排揆；有幾次太難堪了，我兩人反倒相視而笑。苦挨數月；他調為採訪，我兼充編輯，才算熬出來，不常在經理眼皮底下挨囉了。

但不久我得罪了表弟，首被開革出來。只隔不多幾月，雲心和秋塵們也大批被解決而出了S報。彼時的S報幾乎成了新聞記者養成所。我們一些青年文筆人，有的一點編輯採訪的經驗沒有，被W經理羅致了來，加以委用。頭兩月誇好，中兩月

無榮無辱，未兩月膩煩了，越看越不順眼；於是挑剔，申斥，弄不好便開革或被激辭職。如果苦挨過未兩月，則周而復始，又可以誇好兩月，無榮無辱兩月，再混半年。這樣一撥新人換舊人，S報訓練出來的報人，果然很不少，散在平津各報，說到能力，都能對付兩下，我們感謝W經理的裁成。

我也算是養成所出身的。從那裏出來，先入某某電訊社，次兼某某通訊社，復入某某日報。……以至跳入官場，在××局兩年，有時還應友邀寫稿；在××院四年，則先後兼編過一個畫報，一個晚報，一個小報，又給兩三家通訊社幫過忙。二十四年夏，我給人創辦××通訊社。只幹了三兩月，我嫌累，不幹了。過了許久時候，這通訊社越辦越糟，社長遂出重價，以先給錢為條件，邀我二番幫忙。我答應了。

然而情勢已非，採訪非常困難。×社初發稿時，經努力活動，只兩三天，社稿便被大公，益世，庸報，商報，新天津等採用。這一回迥非昔比了，社稿的信用已被弄砸；經我連跑了十二三天，訪的消息不是不確，不是沒有刊登的價值，可是各

報全不敢採用，怕靠不住，造謠。

我急了，只好努力。一日，捉著一條好消息；爲報父仇，佛堂行刺的施劍翹女士，下獄後吟詩述志，傳誦一時。這天報載特赦令下，施女士出獄了。但我詳揣此訊來源，是來自法院，從公文錄下來的；雖有出獄的描寫，却有浮光掠影之感，顯見訪者沒到監獄。那時我正患慢性肋膜炎，肋部隱隱作痛。我忍痛僱了一輛車，經過了崎嶇顛頓的路，到了第三監獄；用鈎拒之法，一敲，一攻，把整個消息，合盤托出。施劍翹昨天並沒走，是今天才出來的，化裝爲男性，穿灰袍青馬褂，帶墨鏡；由潘××銜命持電報來提；馮××給冀察當局的電稿的大意也訪出來了。

把這條消息寫成二千餘字的長稿，加上描寫，登時發出去，別的消息全不要了；並打電話給各報；此訊千真萬確，並非造謠。結果津市大小報紙一律登出。只有大公報覺得這樣登載，和昨日的消息太抵觸了，他們根據這條線索，另派專人訪了一趟，果然証實報道不假。從此一炮打響，×社的信用又樹立了。

第二天以後，各社外勤也爭探聽：「×社誰在那里了？這條消息怎麼訪着的？」

「某社社長且以此激勵社員：『你看人家，不怪掙大薪，真實力氣麼。施劍翹出獄了，你們誰也想不到這里還有假；可是人家竟犯了疑，親到監獄跑一趟！你們誰肯破費一塊多的車錢，三四個鐘頭的工夫，追這麼一條不把牢的消息？』但是我若不著急，我也是不肯去的。

○ ○ ○ ○ ○

二十六年春，易地養病，執教鄉校；丁時變，我又倉皇回津。人總得吃飯，就得找事做做。但是劫後歸來，舉目則人物皆非，做甚麼是好？想來想去，只好賣文教學了。

「十二金錢鏢」初寫時，我不懂武術，邀友人証因幫忙。可是兩人合作，只寫到第一卷第二回的上半，証因另有辦法，丟下筆桿不幹了。這時候二十萬鹽鏢甫遇盜劫，鐵牌手正血戰護鏢，我獨力接過來，又正忙着辦學校，對於尋鏢的事還沒有算計好。怎麼辦呢？避重就輕，捨短用長，我就把鐵牌手押回海州，送入監牢，立刻創造了黑沙掌父子，一對滑稽脚色。柳葉青父女本該在尋鏢有下落，奪鏢正開始

時，才讓她仗劍突然上場。我却等不及了，我自問於鋪設情節上，描摹人物上還行，起打比武却怕出錯；因此按下奪鏢的開打，敦請柳葉青姑娘先行出場。女角挑簾，自易吸住讀者的眼光。又想柳研青應該有丈夫，丈夫的武功儘可以不如娘子；於是又寫出楊華。但把柳研青寫成穆桂英，把楊華寫成豆腐渣，也太沒意思了；我遂又教楊華以一手連珠彈，保住了囊帖體統，不致爲妻子所笑。一般小說把他心愛的人物都寫成聖人，把對手方却陷入罪惡淵藪，於是設下批判，此爲「正派」，彼爲「反派」；我以爲這不近人情。於是我把柳姑娘寫成一個嬌豪的女子，目中有已無人。但儘管她性行有若干缺點，她的爲人仍還可愛的，這才叫做「人」，而不是一個「超人」。所謂「紂之惡，不若是其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那種「歸惡」與「歸善」的寫法，我以爲不當。我願意把小說（雖然是傳奇的小說）中的人物，還他一個真面目，也跟我們平常人一樣，好人也許做壞事，壞人也許做好事。等之，好人也許遭惡運，壞人也許獲善終；你雖然不平，却也沒法，現實人生偏是這樣！

然而，這一來却岔開了；直岔到第六卷，大部故事幾乎全是楊柳情緣。楊柳情

緣本是我預先想好，要做別用的，如今却胡亂搬出來了；所以金錢鏢在結構上，竟被折成兩截。

但這樣糟的結構，竟意外邀得讀者的同情。讀者來信商討楊柳映霞的結局的，先後數十封，個個似比那二十萬鹽鏢還關心。此外，關於喬九煙的訪鏢探廟，一塵道人的中毒慘死，也有人說寫得不錯。前者被評爲「逼真」，後者被評爲「脫俗」。至其所以「逼真」，這却有來歷。我的一個舊同事，新由外縣逃回來；他不走運，半路遇上夥匪，與別的旅客一串一串的被綁上，臉面朝地，剝去了衣裳。內中旅客有挨打的，打得直嘔：「朋友留面子，朋友留面子！」我當時聽了一動，我就把同事遇匪之情寫入小說，結果，成爲喬九煙被擒的那一幕劇情。我所寫的盜魁，沒有山寨，沒有升帳，也沒有嘍囉排班，分立兩廂，就是這個緣故。至於一塵道人之死，乃是我願寫武俠小說，而被迫不得不寫着武俠小說時的一點反抗；我取逕於魔俠傳，對所謂俠客輕輕加上一點反嘲。大俠死於宵小之手，這一點願望聰明的讀者明白明白飛劍揮拳到底有多大用處。正如「比武招親」「賭期盜寶」的這些窠臼

都被我打破一樣。讀者要曉得：小說是小說，作者的責任就減輕了。

柳葉青一出場，得了挑簾采，使「十二金錢鏢」邀得多數讀者，又替我拉來十幾家邀稿者；我限於精力，先後只答應了七處。現在我給三個日報，兩個期刊寫稿，這是誰的力量？爲了吃飯，我謝謝柳姑娘介紹之功。

(二十八年十二月二日)

白羽及其書

葉冷作

白羽的書用不着介紹，白羽的人我倒可以描寫一下，因為我是他多年的老朋友，知道他的生活最清。

白羽是軍人之子，他之賣文爲活，可以說少年時錯打了主意。他在中學時作「志竟成」一文，即有志於「講學著書」。他曾本此志，投考師範大學。後來果然「有志竟成」；他慘遭家難之後，在通州一家公館教書，每月十五元束脩，又投稿給北京益世報，月獲六七元的稿酬！他每每對老朋友說起此事，這「有志竟成」四字的酸味，叫人哭笑不得。

他是執袴子，却度了極窮苦的生活；在他涉世二十年中，當過書記，郵員，稅吏，教師，局員，又從軍當過旅書記官；甚至窮途末路，也做過小販，賣過書報。他的性情有點孤僻，脾氣很大，對朋友却熱，可是好拌嘴抬槓。

他因爲窮，影響他的一生很大。有一次他被人疑爲有竊盜行爲。文人的神經是

纖弱而靈敏的，他不久體察出人們的猜疑眼光來。那時他苦惱極了，辭職呢被著疑誣，混下去遭人猜視；從他瘦削的面龐上，籠罩一層慘霧。幸而真犯破獲了，從那個北京人的襪統中搜出十元鈔票來，白羽歎道：「饒了我了！」

到底因為這件事，激動了白羽的感情。「合則留，不合則去；」只適用於有錢的人，而白羽窮。白羽的嫌疑雖然洗刷了，心理上却給他以一個重重的創傷。從前他做事認真，對人鄭重，自經此嫌，他突然變了一種態度，嘻笑怒罵，調皮喧鬧；人們倒以為他談諧可笑，個儻可親了！

白羽討厭賣文。賣錢的文章毀滅了他的創作的愛好。白羽不窮到極點，不肯寫稿。白羽的短篇創作是很有力的，饒幽默意味，而刺激力很大；有時似一枚蘸了麻藥的針，刺得你麻癢癢的痛；而他的文中又隱然含著鮮血，表面上却蒙著一層冰。可是造化弄人，不教他作他願作的文藝創作，反而逼迫他自搗其面，以傳奇的武俠故事出名。這一點，使他引以為辱，又引以為痛。但他的文字究竟够上水平線的。他的名作「十二金錢鏢」雖是投時諧俗之作，自認為開倒車，但這部書到底與其他

一 概 話

白羽及其書

武俠故事不同；第一，他借逕於大仲馬，描寫人物很活，所設事故亦極近人情，書中的英雄也都是人，而非「超人」；好比在讀者面前展開了一幅「壯美的圖畫」，但非神話。第二，他借逕於席文蒂思，作武俠傳奇而奚落俠客行逕；有如陸嗣清的「行俠受窘」，柳葉青的「比武招親」，一塵道人的「捉採花賊」，都是一種深刻的諷嘲。以及他另一部名著「偷拳」，設出訪師學藝的一個少年楊陸禪，投師訪藝，一遇秘惜絕技的太極陳，再遇取徒騙財的大竿子徐，三遇糾徒作奸的地堂會，四遇「得遇異人傳授」的大騙子手宗勝菴，幾乎受了連累，這全是有意義的描寫。看了他的書的少年，不致被武俠故事迷惑得「入山學道」了吧。所以他的故事外形儘舊，而作者的態度，思想，文學技術，都是清新的，健全的。至少可說他的武俠三部作是無毒的傳奇，無害的人間英雄畫；而不是誨淫，誨盜，誨人練劍練拳描槍砲。我以為他的書恰可與英國的傳奇作家斯蒂芬孫相比，他的書能够湧起讀者的少年血，無形中給你一些生活力，和一些勇，一些熱。

但是，他還有幾本薄薄小冊，一本「話柄」是他的自敘傳，一本「片羽」是他

的短篇創作小說，一本「雕蟲小草」是他的小品集，一本「三國話本」是他的考証文；我以為這幾本書，方才流露出作者的本來面目，真態度。

「有志竟成」終於有志竟成，白羽少年時的目的現在是達到了，他「講學著書」都已成功，他自辦了一個學校，他的書已出了八冊，稿費已達千字十元以上。以視當年的作家庭教師，萬言稿費四元，果然是人間天上了。白羽的主意究竟還沒打錯。

○ ○ ○ ○ ○

白羽的著作就目下分：可別為四類，一、文藝創作，二、小品文，三、武俠說部，四、其他作品。現在給他做個書目。

武俠說部

「十二金錢鏢」此為武俠三部作第一部，叙大豪飛豹子，為圖娶師妹不得，與師第十二金錢俞劍平結怨。二十年後，乃糾衆劫鏢，以快宿怨。鏢客俞劍平拔劍出山，糾衆尋鏢。第一部八卷，叙鐵牌手失鏢，喬九烟探盜，及楊柳情緣，一塵道

白羽及其書

人之死。未叙俞劍平既悉賊踪，定六路排搜之計；而飛豹子亦循網羅，誘捕諸鏢客；卒激起羣雄交鬥之壯劇。前六卷已印成，卷七即印。

「武林爭雄記」此爲「金錢鏢三部作」之第二部。叙魯東武師丁朝威封劍閉門，越次拔三弟子俞劍平爲掌門高足。二弟子飛豹子大怒，飄然出走，變姓名別求絕技；遠赴遼東，爭雄牧野。未幾，一豹三熊之威名，震於塞外。全書八卷，二十八年十二月，始刊北京晨報。

「聯鏢記」叙少年壯士林劍華，圖娶仇人之女，爲報父仇，竟墜情網；演出兒女恩讐，纏綿激烈之奇劇。共十二卷，首卷已出，叙小白龍攔江劫鏢，林鏢師遇狙慘死，遺櫬北歸。第六章寫林妻程玉英訓子治家，年少而有幹材，驟聞噩耗，設誓復仇，而讐人已襲至。描寫玉英及孤兒鈴哥，孀孤對話，傷逝憐生，情節極淒惋有致。二卷叙鏢客魏豪力救程玉英母子，昏夜逃亡，刺客麇集，尤驚險駭目。三卷以下，連載北京實報。

「偷拳」叙冀南楊露禪，僞扮啞丐，降志偷藝，積五年功，卒於河南太極陳

閣下！獲得絕技。此書一洗武俠說部之窠臼，專以刻繪人物見長。共兩卷，十六萬言；報上所刊僅為五分之四，單行本補出數萬言，附一冊插畫多幅。

「揚鏢記」 叙一少年奉父命，往投師叔習藝創業，路逢黑俠，拔劍加盟，連翻濶俠，迭起大案，竟與師叔成爲勁敵。夾叙女盜艷跡，風情旖旎。

「擎雲手」 叙女俠劫獄救友故事。

「武林名家傳」 叙近代技擊名家事蹟，爲武俠短篇故事之結集。

文藝創作

「片羽」 短篇創作集。白羽短篇，深刻而幽默。「一掌的反搥」表現失業者的心裡；朱業歸來，兒子照例向他撒嬌，被他打了一掌；清夜自思，懺悔起來。「飽」寫偷東西的女僕，被主人發見，只得「吃得多」掩飾，把她要偷的餅（預備給她兒女的）都吃了；幾乎撐殺。「打架」叙一兵與舖夥打架後的輿論，暗示批評的不可靠。「一生」寫一老女巫的幻滅。此外尚有「打胎」，「巡警的滋味」等篇，感情強烈，描寫深透，可窺見白羽少年時的作風。

白羽及其書

「心跡」 此爲白羽所作自傳體長篇創作。上卷「春夢」叙兒時樂趣，笑柄百出。中卷「窮途」叙遭家難，踏上窮途。下卷「心血」叙作者歷爲新聞記者，官吏，教師，三寸毛錐一生相伴，欲投棄而卒不能。可窺見知識階級之生活相，而作者之生活態度，創作經驗，亦悉見於書中。

「話柄」 此爲白羽之迴憶錄，我的生平四篇，一氣呵成，文最有力。我的故事十二篇，是舊稿。我的新聞是書付排時趕寫的新作，我的故事中也三篇新作。我以爲白羽趕寫的這幾篇，似乎呈顯匆遽之態，不如他的舊作精采。

小品文

「雕蟲小草」 白羽所撰小品文字，幽默冷雋，較其傳奇作品尤勝；此爲小品
結集。

「燈下閒書」 此爲白羽小品二集。或許世相，或摹景物，或作趣味的考証。
「三國話本」 三國故事膾炙人口，然七實三虛，最惑亂觀者。白羽據正史，加以考証，指出俗謬，文筆仍饒幽默趣味。計（一）斬馬謖，據蜀志向朗傳考出街

亭戰敗，馬謖棄軍逃亡城都，匿不歸罪，故孔明震怒加刑。（二）水淹七軍，關羽威震華夏，梁鄴陸渾盜皆遙受印號，爲羽支黨，曹公議徙許都，乃雲長善用游擊隊之效。（三）取城都，劉璋未死，遷於公安，由關羽監視。關羽麥城兵敗，劉璋歸吳，吳人用爲益州牧，欲以傾動西川。（四）長坂坡救主，趙雲僅以副官，救夫人公子逃出戰地；非有大功，亦未獨當一面，故五虎將有庸統而無趙雲，雲之功名尙不及魏延。（五）過江東，劇本謂先主憚往，孔明勸行。實則劉備過江，純出自動；孔明苦諫勿往，先主卒行。後周瑜果有密牋羈劉之計。凡此考証數十條，皆從史籍鈎稽得之，一掃俗說，論斷驚人。

其他作品

「戀家鬼」這也是一本短篇集，但所收全是滑稽文字，令人笑斷肚腸。內有「戀家鬼」滑稽小說一篇，滑稽詩「殺妻詩」一篇，趣劇「西瓜」一篇。討厭文集數篇，及笑典數十則。附錄有「蜂子的詩」，尤爲罕見的妙文。

「報壇隅聞」此爲白羽作社會長篇小說，共二卷。描寫平津記者生涯，兼及

白羽及其書

白羽及其書

一話一柄

社會各層；官僚政客，名流學者，娼優藝人，苦工流民，一一形諸筆墨，爲繁華都市作一寫照。

(126)

Alcatraz

預新書，年出十二
說叢書，雖爲「
亦有一二文友，舉其所
印賣之便，並列目於叢書。

刊期 叢書十數種
年出十二卷

書價 預約每冊五角
出書實價七角

函購 歡迎直接函購
郵費每冊一角
郵票十足通用

天津河北二經路二賢里
私立正華學校 白羽啓

優待 預約長期定月
加贈約滿一兩元

招請 招請外埠分銷
簡章函索即寄

長社小白創長創短

篇會品羽作篇作
報壇蟲雕心片
隔聞小草跡牙

全編一冊
全編二冊
全編三冊

經採 徵求 一元至五元
用金 各書徵求
酌 贈書物
封 面繪及插畫
並 歡迎批評
批 評，每
評 約五角

價原依再

通告

律師劉恩祿，茲受白羽先生聘為常年法律顧問。嗣後凡關於白羽所著十二金錢鏢，聯鏢記，偷拳，及其他著作，暨一切法益，本律師依法盡保護之責。

事務所：天津河北字緯路十三號

十二金錢鏢

前六卷已出，卷七已印，月內出書。續編「雙雄門劍記」現連載「新北京報」。

金錢鏢二部
定明

武林爭雄記

聯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廿日付印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白羽自傳

話柄

寶

著作

埠外

#175
= 6017

天津
華正
學校
出版

價銀六角